

## 闪电窗

[清] 酌玄亭主人 编辑

《闪电窗》，清代世情小说，酌玄亭主人著。本书仅存6回残本，原书回数不详。小说叙述福建漳州，举人林鹑化为人正直，与新举人邬云汉等三人不投缘。林进京会试，船停苏州，富户陆家失火，其家小姐陆“姐匆忙中赤体逃入林船，为林救护。陆未婚夫沈天孙亦为举人，闻此退亲；陆自杀未遂，持斋念佛。沈亦进京会试，船翻于扬州，又被林救护，同载而行。邬云汉三人先至京，买通关节求录取，事为人知，告官下狱。林为三人求情，三人获释，改恶向善。作品写主人公林鹑化救人之事，意在劝人为善。小说情节简单，主人公形象苍白，其长处在语言通俗，描写真实，常有精采之处。本书卷首题《谐道人批评第一种快书》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

### 序

序曰：天下何事最乐？曰：读未曾读过书。但读未曾读过书，而既已经我读过，则竟读过矣。其书之何以移我性情，增益我神智，不知也；其书之何以代我笑骂，代我牢骚歌哭，不知也；其书之何以激发我廉耻，扶掖我人品气概，不知也。既已不知，则竟读过矣；即已竟读过，则竟不钻矣。夫竟读过而竟不知者，如老僧撞钟，仅记百有八之数而已耶；如星家测管，仅通三六之台符而已耶；如蒙童就塾，反识千者为字，百者为姓而已耶。夫亦读未曾读过书，而竟读过，性情如故，神智如故，歌哭笑骂如故，廉耻之与品概皆如故，而竟不知也耶。其如故者何也？我见夫村农牧竖矣，知有布粟犁犊之乐。而布粟犁犊之外则不乐。我见夫舟商估客矣，知有锱铢货贝之乐，而锱铢货贝之外则不乐。盖习其固□□□□□，便利其心思手足。譬久居城市者，移之居乡，则有□而□□；譬久居山水者，移之居城市，则有时而又愀然。试未破其胸中胶柱鼓瑟、饥食饱衣之常情，以致如是则乐，不如是则不乐也。如是则乐，将目之所经见，耳之所经闻，三家老学究之所经讲说，遂群起而奉之曰：此其书不可不读。不如是则不乐，将目之所未经见，耳之所未经闻，三家老学究之所未经讲说，遂群起而奉之曰：此其书决不可读。有一谓此书决不可读之人，吾甚乐有此人；有一人倡谓此书决不可读之言，吾甚乐有此言。独不乐有读此书而竟读过，竟读过而竟不知者也。然则读此书而何以遂不竟读过，且不竟读过而何以竟知读此书？曰移我性情、增益我神智之书也；曰代我笑骂、代我牢骚歌哭之书也；曰激发我廉耻、扶掖我人品气概之书也！是真能读者矣，是真能知者矣，是真能乐天下最乐者矣。

吴山道人谐野书于半塘之钓鱼舫中

目 录

第一回 林孝廉苏州遭谤  
第二回 陆小姐花园诵经  
第三回 沈天孙覆舟遇侠  
第四回 钱鹤举买妾迷情  
第五回 花二姐悔亲坑陷  
第六回 冯都宪报友除奸  
第一回 林孝廉苏州遭谤

登坛说法人都晓，只有个圈难跳。当头一棒揼开了，不怕你生生恼。道学先生惯好，把黄脸家婆笑倒。反是愚夫便易，守定锅同灶。右（上）调《迎春乐》

从来阴鹭二字，没有人不会讲，也没有人做不来的。只是本心好，力量上不济；力量好，念头上不稳。就是古来英雄豪杰，上半截学了孔孟，下半截仍做了盗跖，总不过坏在一时一念。人说是误在一时，我道是误了自家一世，人说是误在一念，我道是误了自家终身。所以酒色财气四个字，偏重不得。中间最坏人品行、坏人心术的，是个色字。多少有根基、有功名富贵的，都为了粉面油头，便是利害当前，也全不顾忌，却不知道天公的算盘一毫不肯走漏。我如今说一个有功于人、无损于己的阴鹭，便是有力量的做得来，连那无力量的也做得起。只是念头要拿得稳，终不然柳下惠坐怀不乱，当真是个铁石汉子，一毫不动情的么？他也是操守坚固如一块赤色金子，入火不变的。若是那鲁男子闭户不纳的学问，他也是块金子，却不肯向火里炼一炼，恐怕铜气未除，宁可守定本色。这两个古人，却是千古不好色的好圣贤。我如今说个故事，虽及不得柳下惠，也还学得上鲁男子。

这个人姓林，讳昆鸟化，字扶摇，是福建漳州府的孝廉，年纪三十六岁，生得面貌清奇。只为他做人”爽，不肯同流合污，去交结那官府，终年只靠着祖遗下的几亩田度日子。因为会过三次试，又变卖了些田产，家私倒比做秀才的时节反穷了些。自三十岁上断了弦，便不肯娶亲。有来做媒的，道是某家小姐，生得千娇百媚，他说年纪小做不得对头。有来说某家二婚，有许多赔带，他说不要这腌臢货。人见他性情古怪，也再不来替他做媒。他却闭户读书，与昔日同笔砚的几个穷朋友做些会文。

一日在家里无事，叫苍头林鹿沽一壶酒来，他却拿了本书，对着那未开的菊花自斟自酌。正饮得高兴，只见那苍头慌慌忙忙的跑进来，说是门前有三位抬新轿子的爷来拜。林孝廉道：“我一向不与势利辈来往，只怕他拜差了。”苍头说：“现有名帖在这里。”林孝廉才拿帖子看，见是今科新中式的举人。只听得前面有人拍着厅柱，大声声的叫唤，苍头赶出来看，却是一起带综帽

、穿屯绢衣服的大叔们。口里喊道：“会就会，不会就罢了，不要担搁了我们拜客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那三位举人已踱到厅上了。一个白净面孔、三丫须的姓邬，讳云汉；一个身材短矮、有许多麻子的姓钱，讳鹤举；一个近觑眼、几根短髭髯的姓胡，讳有容，都是洋洋得意的坐在椅子上，对着那些家人说道：“你们去叫轿夫吃些饭，我们在这里略坐一坐。”那些人答应了一声，都出去了。

林鹿走进来，对着主人说道：“三位爷已在厅上候相会哩。”林孝廉不得已，才穿了衣服出来。那三个举人见他出来迟了，道是做前辈的气质，都有些傲睨他的光景。林孝廉作过揖罢，道：“是小弟一向疏懒，有失拜贺。”三个举人道：“我们新进，何足挂齿。”随问道：“台兄几时荣行？弟辈好附骥尾。”林孝廉道：“小弟久于此道荒唐，只好藉此去路上看看山水。”吃过一道茶，众人又问了些路程，随即订在九月初十起身，大家一揖而别。林孝廉见他们做模做样的上了轿，许多管家兴兴头头的蜂拥而去，不觉笑了一声。苍头也便关了门，随后进来，口中咕哝道：“怪不得这起少年会联捷，他的气焰先比我家爷不同了。”林孝廉听得，默默的叹了口气。正是：

龙骥久埋枥下，驽骀窃笑云中。

过了几日，早是十月了，少不得拮据一番，收拾进京的盘费。谁知林孝廉淹蹇了三科，连亲戚们饯行的酒都不请了。倒是那几个同会的穷朋友，斗了一个小分子，备个卓盒，替他送行。到得初十日，众举人约齐了动身，独有林孝廉是轻装，单带苍头林鹿一个。过了仙霞岭，大家买舟而进，但见一片都是会试的灯笼。行了一个多月，到了杭州，众人拉了林孝廉上岸去走走。走到一处，见无数的人，拥挤着一个相面的，在那里谈天论地。口中道：“头三章不要钱。”谁知他一眼觑定了林孝廉，道：“看这位先生，后日的功名倒显，只是气色有些古怪。印党边的黑气，应在三日内有一场闲是非。”林孝廉闷闷的走了开来。倒是那老苍头把相面的啐了几口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捣这鬼话！”又看见他招牌上写着“玉冠道人谈相”，骂道：“怕你是玉冠，就是铁冠，也要打碎你的！”众人劝道：“你不要看差了他，说福不灵，说祸倒准的哩。”苍头占了些强，才回到船上。只见林孝廉晚饭也不曾吃，话也不说便睡了。

是夜遇着顺风，众船扯起蓬，行了一日一夜，早到了苏州。众人又要拉林孝廉上岸走，林孝廉道：“前日在杭州，被那相面的胡说了几句，至今还有些不快活，我不上岸了。”众人见他惹厌，便不去拉他。迟了半会，只见邬云汉的小厮先提了两包三白酒上船去了。林孝廉道：“我倒忘记了买酒。”叫苍头上岸去买两包来。苍头道：“瓮中还不曾吃完，又买做甚么？”早见邬云汉同着众举人也回来了，叫声：“林扶老，小弟才买了三白梅花酒来，我们大家尝

一尝何如？”林孝廉就走到这边船上来，也吃了一更多天的酒，才回到自家船上。只见船家睡得闲静的，那苍头也在舱里打盹，看见林孝廉来，正要伏事他上床，只听得耳根边震天的喊声。忙到船头上看一看，却原来是岸上的人家失火。连忙叫船家快些开船，那船家睡得朦朦胧胧的，一滚扒起来，到岸上去拔桩。只见满天通红，火星成团的飞来，桩又急忙拨不起，急得那林孝廉叫苦不迭。

那岸上忽有一个人跑上船来，急急的钻入舱里去了。林孝廉叫道：“有贼！”苍头战兢兢的拿了个灯，往舱里边去瞧，原来是个上下没衣服精光的女子，缩做一团，在那里抖哩，苍头便悄悄的对林孝廉说了。孝廉道：“这定是失火人家逃出来的，不要惊了他，可对他说，取我床上的被遮了要紧。”那船家已把船儿离了岸，口中道：“甚么贼，敢上俺们船！”孝廉道：“没相干，是避火的女子。”船家要进去看，被孝廉喝住了。孝廉就在船头上坐着，此时将打三更，露水又下得浓，觉得身上有些寒冷，连叫苍头瓮里取了些酒，拿到船稍上，烫得热热的，吃了十来钟。只见岸上的火也渐渐的息了，恐怕人家找寻这个女子，连忙叫水手移船向旧泊的所在去。船才到岸，只见十数个人，拿着火把上船来一照，叫道：“寻着了！”就把那女子拉了上去。有两个睁眉竖眼的指着孝廉骂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拐我家的小姐？”孝廉分说不出，那苍头倒气昂昂的道：“我们救了你家的女人，反来鸟声鸟气的乱骂！”那两人听见，揪过头发来就是一顿巴掌脚尖。船家跑来分劝，才丢了手，愤愤的骂个不了，然后走上岸去。苍头哭又哭不出，只埋怨道：“甚么要紧，讨这个苦吃！”船家说：“女人精光的上船来，原是极晦气的。你家爷原不该留他，我明日还要打个醋坛哩！”林孝廉气得目瞪口呆，进舱睡觉又没有了被，只得连衣而卧。因想那杭州相面的，倒着实灵验，懊恨不曾细问他。又听得苍头在外面私自说道：“我晓得爷今科又要蹭蹬，才出门就遇着这样不吉利的事。”孝廉越发焦闷。正是：

所遇不如意事，唯有无可奈何。

我且不提这林孝廉，你说那失火上船来躲的女子是那家的？原来就是苏州有名的财主陆信的女儿。这陆信号坤孚，是个监生。他因要保守家私，又买了个主簿的空缺。他的女儿叫做萱姐，生得端方静雅，轻易不肯言笑。自九岁上就丧了母亲，陆信怕没人照管，就请了一个女先生陈佛娘教他。他却姿性聪明，读不上三四年书，就会做诗写字，倒称得个香奁中的学士、脂粉内的青莲。他父亲从幼儿就定与沈华国家做媳妇。那沈华国家原是巨族，生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自幼便请先生教他两个。他的儿子讳瞻云，号天孙，人材俊丽，学问淹博，到了十六岁，就中了个《诗经》的房魁。只因他志气甚大，定要中了进

士才肯归娶，陆信也就不来强他。你说陆信家里失火却有个缘故。他的街上有个破落户。姓乔，绰号叫做鬼婆。只因他一腔诡诈，专好管些闲事，又结交了衙门里一班狗腿的皂隶，他便狐假虎威、钻头觅缝的去骗人。他却住的是陆信的佃房，自从他赁了三年，却讨不得一毫房租。这一日也是合当有事，陆信的家人去讨房租，数落了他几句，他道坏了自家体面，一直跑来告诉。才进得大门，只见一个十二三的小厮，拿着琵琶，换了一位女先生进来。这女先生虽是个瞎子，倒生得有五六分人材，且又骚得有趣。乔鬼婆见了，魂不附体，自家又卖出许多俏来。那瞎婆又不看见，他却跟了这瞎婆不知不觉的进了侧门，原来是一所花园。只见里面一个胖丫头，笑嘻嘻的叫了一声：“女先生，我家小姐闷的紧，接了你两三日，今日才来，少不得要留你过宿了。”那女先生道：“连日在一个翰林奶奶家里弹唱，再不肯放，今日才得偷空来走走。”那胖丫头道：“女先生，你跟了我，打这花架底下走，到小姐书房里近多哩！”

那乔鬼婆还探头探脑的尾着后面张望哩。少顷，那胖丫头又同着一个长大的婆娘，拿着一个钥匙牌儿来锁花园上的门，望见花架旁边一个人，在那里蹠着脚鬼张鬼势的乱瞧。胖丫头道：“不好了，花园里有贼了！”长大婆娘道：“在那里？”手中就拾起一块花砖，赶到乔鬼婆背后，就狠狠的一砖打去。那乔鬼婆叫声“哎哟”，已打倒在地下。那丫头同着婆娘便提起四只一尺大的肥脚，没头没脸的乱踢。乔鬼婆口口声声只喊“杀人”，早已惊动了小姐，随叫芸香、书带两个丫头出去看看。这两个丫头见他们按倒一个人，在那里打得高兴，他也偷空助上几拳，飞奔进去对小姐说：“园内捉到贼了。”小姐叫道：“快报与老爷得知！”那陆信晓得，慌忙跑到花园里来，喝叫不要乱打。又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青天白日来此做贼？”乔鬼婆道：“那个是贼？”抬起头来倒把陆信吓了一跳。你道为甚么？他生来的面孔原是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鬼的，又经这番乱打，把个脸嘴埋在地皮上，那些鼻涕眼泪沾了许多灰尘，就像大王庙里泥塑的夜叉。见了陆信便叫道：“我是住老爷佃房的乔鬼婆，怎么冤枉我做贼？我左右做不得人了，死在这里也讨一口好杉木棺材。”陆信晓得他是无赖的，便宽慰他道：“你原不是贼，但这花园是我小姐做书房的，你不该乱闯进来。他们婆娘家又认不得你，自然拿你当贼，你只做认个晦气罢了。”随即叫小厮扶他到厅上来，叫人取些水，把他洗了脸。他的一领绿绅的直身，又扯得粉碎，陆信叫他脱了下来，取件土绵紬的夹道袍把他穿了，又拿些酒与他吃。他一肚子的气正没处发脱，就大碗小碗的尽量吃醉了。陆信又怕他跌在街上，叫管门的徐酒鬼挑个灯笼，送他到家里。陆信打发他出了门，才放心进去安歇，又叫把花园门锁好了，到处去照一照，果然做家主公好不烦难。正是：

说不出的混闷苦衷，管不尽的家门闲帐。

话说徐酒鬼一只手扶着老乔，一只手拿着灯笼，那乔鬼婆口里只叫“吃不得了”，蹭蹭蹬蹬的一跌一撞。徐酒鬼也有了一钟儿的，那里扶得动他？往后一仰，大家都跌了一跤。徐酒鬼扒起来搀他，拨到东他滚到东边去了，拨到西他又滚到西边去了。徐酒鬼心中想着：“这操娘贼，叫又叫不醒，可惜这件土绅的道袍被别人剥了去，待我且替他穿一穿。”随即扯断带子，剥了他的下来。又见他精赤条条，不像模样，就把自己千钉万补的一件青布短袄子盖在他身上。徐酒鬼拿了道袍，提了灯笼，又不回家去，想着这件道袍当在酒店里，有好几日醉哩，扬扬的竟自去了。

那徐酒鬼的老婆等了丈夫半夜，不见回来，锅里热着一壶酒，自家先取来吃了几钟。那晓得酒一落肚，那欲火就按捺不住，口中把酒鬼骂了几句，连酒也没心肠吃了，点了个小灯笼，把房门反锁上，叫声：“阎奶妈，你替我听着大门，寻着了酒鬼就回来！”那阎奶妈答应了一声，酒鬼的婆娘就跨出大门来。行不上半里，“扑通”的绊了一跤。那婆娘攀着磕膝头揉了半日，影影的看见地上睡着一个醉汉，幸喜灯笼还不曾熄，拿来照一照，却认得是丈夫的衣裳。骂着：“是那里噎这一肚子口水，拦街倒路的这样好睡。”却放下了灯笼去搀酒鬼，那晓得灯笼放不稳又烧着了，婆娘连忙去抢，又扑灭了灯。乌天黑地的把个酒鬼背着，踉踉跄跄到了家里，把他放在春凳上，自家又去关了大门。阎奶妈道：“寻着了么？”婆娘道：“不是我去寻，几乎被人踏死了。”阎奶妈道：“下次你该管他少吃些酒，晚间不要放他出门。老爷若晓得这早晚还开门关门，不要追究么？”婆娘道：“你老人家明日进去，还要借重你遮瞒些。”一头说话，一头去开了房门的锁，把个酒鬼仍旧背了，放在床上。婆娘便到灶下，撮起火来，烧了一壶茶，拿进房里，只见这酒鬼在床上伸腿哩。婆娘道：“你好自在，弄得老娘气力丝儿也没有了，不怕你醒来不替老娘杀一杀火哩。”便去桌上取了一钟茶，到床面前摇上几摇，道：“酒鬼，你吃茶么？”只见他也醒了，欠伸了一会，坐起来道：“我要吃茶。”那婆娘看见了，叫声：“有鬼！”“扑”的往后就倒。这乔鬼婆不知那里帐，抽身便走，两步三步踏在狗身上，被狗咬了一口。乔鬼婆伏在地下哼哩，那狗还汪汪的叫个不止。

阎奶妈听见隔壁叫有鬼，狗又咬得凶，又听见耳边有些哼哼唧唧的，他也大惊小怪的叫有鬼。乔鬼婆道：“不好了，日间拿我做贼，晚间又拿我做鬼，打死了也没处去叫冤。”忍着疼走出来，又摸不着门在那里。只见空院傍边有盏天灯，他道：“救星在这里了！”急急的解了绳放将下来，可可的傍边是一间堆草的屋。乔鬼婆放了一把火，那火势渐渐的旺了，乔鬼婆才大声叫道：“四邻快些救火！”那阎奶妈把被蒙着头还在那里怕鬼。酒鬼的婆娘苏醒起

来，只听得像爆竹声的一般，抬头一看，只见窗外一片的火光，烟气又封住了房门，他也顾不得头脸，跑了出来。早又是地方上来救火的，都拿着钩、火镰、水桶，打倒了大门，徐酒鬼的婆娘才得跑到街上，那乔鬼婆也趁势溜了。独有那阎奶妈一步一跌的扒出来，看那火又烧到花园里了。

小姐睡过一觉，回身见火光映在窗子上，只道烧进房里来，赤条条的望后边乱跑。且喜得后园门开着，刚刚临着河，他便跳在林孝廉船上。若不是这林孝廉守身端正，不做那轻薄的勾当，那得保全小姐的名节。正是：

能伸救难手，不学昧心人。

话说陆信睡在串楼上，听得前面失了火，他爬起来只叫苦。开了楼窗望一望，只见满天通红，陆信看呆了。要下楼去避火，争奈脚下一步也移不动，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性命要葬送在火里了。”那晓得这火头被厅后的大墙拦住了，再烧不进来，这也是陆信平日做人好，况且又不是天火，只烧了些下房、一座大厅、花园内几间小屋，连书房也不曾烧着，亏了地方上把火救熄了。陆信听得火熄了，只当是死里活转来的一般，忙忙的跑到花园里来看小姐，单剩了一张空床，问声女先生陈佛娘，那陈佛娘吓得七死八活的在那里头晕恶心哩。陆信着了急，忙叫管家小厮分头去找寻。有个丫头说：“小姐是打从园后门出去的。”众人才拿了火把，沿河的叫唤，影儿也不见。只见徐酒鬼撞将来，叫声：“大叔们，可曾看见我的婆娘？”众人耍他道：“你的嫂子烧成灰了！”酒鬼号天号地的一路哭了去。

众人寻小姐不着，一个个都慌了。有两个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寻，我们还去园里找一找来。”众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这两个小厮便跑回去。陆信接着，问道：“小姐寻着了么？”小厮回道：“因为寻不着，故此回来，在园内寻一寻看。”陆信叫多点几个火把，往太湖石洞里各处照照。小厮丫头分路去寻，照到书房旁边一间小屋里，有人在那里哭，大家欢喜道：“小姐在这里了。”及至拿火进去，却是那弹唱的女瞎子躲在床脚边泼翻了马桶，满地流的是尿尿。众人掩着鼻子，倒是那胖丫头心肠还热，走到床边搀他出来，取了件把布衣裳，叫他换了。只见那两小厮，依旧走出花园门，劈面遇着沈举人家两个大叔来问安的，望着这两个小厮道：“我们打从前门来，被那些火烟秋坏了，找了半日才找着了后门，你们往那里去？”这两个小厮道：“大叔来得正好，我家不见了小姐，帮我们去寻一寻。”大家跑到河岸上，那伙寻小姐的人也（了来会在一处，嘈嘈杂杂的道：“花园内又寻不见，各处亲眷人家又找不着。”正在那里着忙，只见那林孝廉的船又挣拢来。船家跳上岸去钉桩，听见他们说什么找寻小姐，他便招架道：“我曾看见在一个所在，只是要重重谢我，我领你们去。”众人道：“这话有些来历，我们先到他船上搜一搜看。”不由分

说跑上船去，果见小姐裹着一床被躲在舱里。众人就把小姐扛了上去。我前面说骂林孝廉、末后打苍头的就是沈举人家这两个新出山的大叔了。正是：

遍地皆豪奴，豪奴不可触。

我劝新贵人，莫滥收童仆。

话说小姐回来，那陆信看见，就像天上落下宝贝来的一般喜欢，忙叫丫头伏侍小姐进房去。陆信又打发了沈举人家的两个家人，叫他致意沈太爷，明日我亲来拜谢，那两个家人也去了。陆信放心不下，还前前后后的看了一遍，才上楼去。正是：

回首犹惊胆，安居即谢天。

话说徐酒鬼认真道是老婆烧成灰了，望着火场上哭的好不伤心。只见阎奶妈走来叫道：“徐叔，你哭怎的？我的老家私同你烧的一般罄尽，还喜留得这穷性命在，便是天大的造化哩。”徐酒鬼道：“我原不为家私，只因恩爱的婆娘烧死了，怎叫人不哭？”阎奶妈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你的娘子现在卖豆腐的叶老儿家里。”徐酒鬼两步做了一步，赶到叶老儿家里来。只见自家的娘子蹲在灶下吃豆腐浆哩，徐酒鬼才放了心。那婆娘看见了丈夫就骂道：“你这臭亡八，只顾呷两碗黄汤，也不顾我的死活。”酒鬼道：“我的娘，是我的不是了。”袖中就摸出一块八九钱重的银子来，递把婆娘道：“明日替你打一对花簪子何如？”婆娘道：“我还要镀一镀金哩。”立起身来，对着叶老儿叫声“多谢”，就同丈夫回来了。

你道酒鬼是那里来的银子？就是那土绅道袍在酒店里吃了个半夜找来的了。酒鬼问道：“这火是从那里起的？”婆娘道：“自你出去了半夜，我来寻你，那知你烂醉的睡在路上，是我背了你回来。”酒鬼跌脚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？活活的被这狗头讨了便宜去，是我不该把那件袄子与他穿。”又悄悄的向耳边问道：“你可曾被他的作弄了去？”婆娘啐道：“好没志气的行货，我老娘是那个敢沾一沾身儿么？”酒鬼自家虚掌一下道：“我该打！只是你后来如何脱火的？”婆娘道：“我背着的只认做是你，那晓得是个鬼，几乎被他吓死了，却不知火是怎么起的？”我心惊胆战跑了出来，连细软衣服头面首饰、零碎积攒下的百十块小银子，也不曾拿得一些。”说罢，号啕的大哭起来。酒鬼道：“且不要哭，我同你一夜不曾睡，且打后门里去寻一空房，睡一睡要紧。”婆娘一头哭一头走，只见河里边许多官船，并那些会试举人的船，都鸣锣打鼓的开船去了。却不知船上的林孝廉如何懊恼，园内的陆小姐如何感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持书对菊，形容林孝廉的兴致。臚列新贵气焰，比较林孝廉的人品。船头

露坐，不志淫念，阐白林孝廉的心术。孝廉生平大概，见于此矣。一部小说大端，亦起于此矣。陆信遭遇火灾。总是一件道袍误事，又是酒鬼一件破袄生事。失火避火，眼前活现。至于酒鬼哭在前，家婆哭在后，天然一时脓胞夫妇。

又评曰：

只因乔鬼婆是个白日鬼，惹动火神、火将，搬演一出绝热闹戏文。

第二回 陆小姐花园诵经

岂不念大节，生死还系之。

丈夫有百行，女子戒路歧。

自昔彤管风，纪载皆蛾眉。

这第二回，该直接了林孝廉，为甚撇了他，反讲那小姐，只恐囫囵说了，看得不清楚，待我慢慢的逐节分出头路来，与看官们听。

话说陆信被火烧这一次，内囊里的东西一毫不曾损漏。到了次日，烧了平安纸，请过那班焦头烂额的宾客，就去买砖瓦木料，叫些人工，把火场打扫干净。不上半个月，依旧造起厅房门屋来，花园内比前次又收拾得齐整了些，这也是大人家做事，手头便当，能勾称心称意。那陆信终日看这些油漆匠在那里灰布屏门厅柱，忽见一个人走进来，叫声：“老先生”。陆信看一看，原来是当初替女儿说亲的原媒人。他是个清客，姓顾，混名叫做小心。两个人作了揖，顾小心道：“老先生前日着实受惊了，晚生因同一个大老在湖上住了一个月，来迟了，不曾问侯得，不要见怪。”陆信道：“说那里话。”坐了半会，讲了些闲话，只见顾小心口里齟齬齟齬，像个欲言不言的光景。陆信只认做他要借贷些的模样，便问道：“兄有何事见教？”顾小心又迟疑了一刻，才说道：“这件事是关系老先生家门风的，晚生又解说不来，踌躇了几日，才敢过来讲。”陆信变了色道：“是什么事？”顾小心道：“前日宅上被火的那一夜，令爱小姐曾出去躲么？”陆信道：“这是有的。”顾小心道：“贵亲家沈太爷可笑之极，就为了这件事不快活。”陆信笑道：“依我的亲家说，烧死了小女才好么？”顾小心道：“我也是这样讲，贵亲家太古板的狠，说是做闺女的，怎么精光的跑上客人船里去？况且我们苏州人的口嘴是极尖酸刻薄的，平时还要将无作有，恐怕这件事倡扬开去，他的令郎不好做人，所以叫晚生送过庚帖来，岂不大好笑么？”陆信听得气晕在椅子上，半日说不出话来。小厮急急的取了些滚汤，灌下几口。陆信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我就将行过的财礼都退与他去，只是误了我女儿的终身，怕上天也不肯宥他。”说罢便走了进去。顾小心也随后去了。正是：

浮去纵来往，太昊原空明。

话说小姐见花园重新修盖了，他要同陈佛娘周围看一看。看到一颗大松树

下，却起了个小亭子，上面新悬一个扁，书着“天籁亭。”小姐便同陈佛娘进这亭子里坐了。只听那松树刮将起来，就像虎啸的一般，又像千万丈的瀑布倒冲下来。陈佛娘道：“前日失火，还喜不曾烧坏了这棵树，况且是你父亲极欣赏的。”小姐道：“若去了这棵树，园内的景致一毫也没了。”陈佛娘道：“是便是这样讲，要像前日失火的时候，顾了自家的性命也便勾了，那个想到这颗树上。”小姐道：“前夜亏师娘在书房里，可不吓坏么？”陈佛娘道：“我老人家那里走得动，亏你女儿家从不曾认得路的，倒这样撇脱。”小姐道：“我那夜还在梦里，只道是火烧到面前来了，急急走出后园门，又没处去躲，却跳在一个船上。那船上的客人不像我们本地的口声，他听见是个落难的女子，便叫我拿被来遮了，自家却立在露天，你说那里有这样好人？”陈佛娘道：“这还是个读书的，不是做生意的人。你可晓得他姓甚么？”小姐道：“我那里好问他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得亭子外的一个丫头大惊小怪的喊道：“松顶上有人打十番哩！”小姐喝道：“这样胡说！连松声也听不出来。”那丫头又喊道：“松顶上有人吃酒哩！却又猜拳行令哩！”小姐道：“这丫头疯了！”便同陈佛娘立起身，走出亭子来。不知甚么东西“忽喇喇”的一声，正打在两个人头上，又不觉得疼。用手去摸摸，却是些荔枝、龙眼、瓜子、核桃的壳儿，纷纷的落将下来。陈佛娘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想是松鼠吃残了，被风刮下来的。”陈佛娘道：“为甚刚刚的打在我们头上？”丫头道：“我原看见有人吃酒，若是我说荒，怎得这许多果子壳儿？”小姐望望松顶上，又不见些动静，骂了这丫头几句，便同陈佛娘回到书房里。见那阎奶妈也跟了进来，叫声：“小姐，老爷说，问小姐要那沈举人家当初下定的金簪子、金镯、金丁香、金戒指四件东西儿哩。”陈佛娘问道：“要他做甚么？”阎奶妈道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小姐便取了，叫他拿去。早又捧了夜饭来，大家吃完了，又讲了些家常话儿。

陈佛娘才回房去，正要收拾睡觉，那阎奶妈又慌慌张张的跑了来，对着陈佛娘道：“你说方才老爷要那礼物去做甚么？原来是沈举人家来退亲哩！”陈佛娘惊讶道：“从小儿定的，那里有这话？”阎奶妈道：“千真万真的，他说是小姐精光的跑到客人船上去，那里保得没有差池？故此来退亲。”又叮嘱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就替小姐说，恐怕小姐寻起短见来。”说罢就出房去了。陈佛娘也便上床，想道：“这件事却怎么处？小姐便是冰清玉洁的，那个肯谅他？不知是甚人伤天理的，走去报这一个信？”陈佛娘反反覆覆了半夜，再也睡不着。忽见房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陈佛娘问“是那个”，又没人答应。只得裹着被坐起来，挑开帐子望望外面，像有人走动说话的一般。陈佛娘道：“这

样夜深，他家里丫头们还不睡觉。”思量要唤个人来关房门，却见三个带纱帽、穿圆领的，只好有三尺多长，走进来便坐了。一个带长纱帽的嚷道：“这是我的姻缘，你怎么硬夺了去？”那一个带大翅纱帽的道：“那见得是你的姻缘？你不要恃强了！”两个嚷做一团。亏了那侧坐带矮纱帽的劝道：“你们不要伤了和气，一递一夜何如？至于我，但凭尊意罢了。”用手指着那大翅纱帽的道：“今夜且便宜了你。”那带大翅纱帽的手舞足蹈了一回，才一齐走出房门。

陈佛娘把胆都吓破了，要起来到小姐房里去，心中又怕得紧，只得勉强在被里捱着。又见一个大蓬头的，还不上三尺长、只有两只大脚却没得腿，抱了许多毡条褥子被来，就铺在地下。那带大翅纱帽的，却换了个匾巾儿，搂着个妇人来睡觉。听得“乒乒乓乓”响起来，床都摇动了，像个干事的光景。又听得那妇人口中有些咿咿唔唔的，像个痛楚不胜的光景。迟了一会，又听得“唧唧啞啞”的，像个渐入佳境的光景。再听了一会，只见不动了。陈佛娘起初还着实害怕，及至听了这些光景，那害怕的念头早忘却了一半。大着胆揭开帐子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，在我房里作怪！”再喝一声，只见一个妇人一骨碌爬起来，冒冒失失的道：“我怎么睡在这里？”陈佛娘定睛一看，却原来是丫头芸香。便问道：“你怎么睡在我这地板上？”芸香道：“连我也不晓得，好端端的同着书带一块儿睡，却是那松树顶上那些打十番吃酒的人把我扛了来。”陈佛娘道：“都是你这惹邪的，带累我受这一夜的惊吓。罢罢，园里出了妖怪，我且辞了，回家去住住。”陈佛娘便穿起衣服下床来。那芸香觉得有些狼狈的模样，连路也走不稳，一步一步的扶着壁扭出来。正是：

春水一何急，落花空自羞。

馀红狼狈甚，不向御沟流。

你道为甚么？原来芸香还是个未破瓜的处子，那夜里同他睡觉的却是狐狸。你说这一所新造的花园又不曾空着，狐狸从那里来？原来陆信前门的间壁是逢都司的房子，一向要卖与陆信。陆信道他是个武官，不肯与他缠账。这房子便没人住，封锁在那里，被这一起狐狸就来做了巢穴。那晓得火来一烧，他却没处安身，就躲在陆信的花园内太湖石洞里，却时常到天籁亭子上顽。这一日见有人来，他便跳上松顶去，偏是芸香这丫头招邪，一眼就看见了，把一点真元倒被狐狸采了去，又险些儿吓坏了陈佛娘。正是：

蜂亦愁，蝶亦愁。云飞雨又散，汉转星还收。偏向夜间惊寡宿，可知狐亦爱风流。

话说陈佛娘要辞小姐回去，又怕小姐不晓得退亲的话，他便走到小姐房里，要向他说明了。那小姐看见，叫声：“师娘，为何起这样早？”陈佛娘道

：“我为你的事整整气闷了一夜，巴不得天亮就要来对你讲了。”陆小姐道：“为学生甚么事？”陈佛娘道：“你那沈举人家为你避火走到客人船上去，说失了名节，昨日已来退过亲了。”小姐放声大哭道：“我这段心迹，再也没处表明，不如寻个死，还落得干净。”陈佛娘道：“你的心迹天日可表，况且你是读书的人，不要蒙这短见。就是这件事，沈家也不过风闻，你若当真死了，沈家只道你含羞不好见人，倒把此事看真了。就是你父亲取财礼还他，也是在气头上，怎么骤然去解说得？日后大家少不得晓得你的人品，沈家自己定懊悔轻举妄动，自然来续亲，那时越发敬重你哩！”小姐哭道：“我怎肯担这坏名色，就是一刻也活不成。”陈佛娘道：“古来多少贞姬节妇受了泼天的污蔑，后来扫尽浮云，依旧露出天日来。难道他舍不得轻身一死？也只怕死得无名。小姐，你切不可孟浪。”说罢，忙叫芸香来伴小姐。

只见书带走来说：“芸香睡在床上，道是身子有些疼，连小解也解不出来哩。”陈佛娘听了，着实害怕，又着实好笑。因叫书带：“你伏侍小姐起来，我到老爷那里去。”陈佛娘离了花园，到得楼下。陆信下楼来，作了揖。陈佛娘道：“一向在尊府取扰，心甚不安。今日要回家去，特来奉辞一声。”陆信道：“想是怠慢了师娘，为何要回去？”陈佛娘又不好说花园内有妖怪，只得托言家里有甚要紧事。陆信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今日去，到晚间便来罢。”只见阎奶妈走到陆信耳边说道：“小姐哭了一清晨，连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只是要寻死哩。”陆信对陈佛娘道：“小女遭这样奇谤，也是家门不幸。自从丧了母亲之后，我又不能照管他，全亏了师娘。他却自家肯受教，整年的在花园书房内，除了到我楼上来，再不曾见他到别处乱走一步，便是避火也是出于无奈。师娘，你看这段光景何忍回去？还是在这边劝劝小女，可怜他是没有娘的苦。”说罢，便哭将下来。陈佛娘的心肠原是软的，不觉也流了些眼泪，道：“我不去了，待我再去劝他。”

陈佛娘便回到花园里来，心中又怕妖怪，又不敢说出，恐怕吓了小姐。便叫书带：“你可将我的铺盖移到小姐房里，铺在榻床上，让我和小姐作伴。”只见小姐哭哭啼啼了一日，茶饭也不肯吃。陈佛娘再三的劝解，小姐不到黄昏，便和衣而睡了。只见阎奶妈也拿了铺盖进来，对着陈佛娘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叫我来陪小姐。”陈佛娘道：“这个却好，你就在小姐床面前打个地铺罢。”芸香、书带两个，又去火炉上煨了些龙眼汤，向阎奶妈说道：“小姐一日不曾吃东西，若是醒来，你可把龙眼汤与他吃，我煎在窗外炉子上哩。”阎奶妈应了一声，那两个丫头搀着手儿，打从床背后的一间房儿里睡了。陈佛娘又同阎奶妈守小姐半日，小姐也醒了。阎奶妈道：“可要吃些东西么？”小姐道：“我不要吃。”阎奶妈道：“你脱了衣服好睡。”只见小姐翻一翻身，朝着

里面依旧睡去。陈佛娘道：“不要惊动他，我们也睡罢！”阎奶妈道：“你老人家先睡，我还要坐一坐。”那陈佛娘被昨日闹了一夜，精神困倦，才上床就浓浓的睡着了。正是：

今夜银灯莫剔明，好将幽梦送残更。

白头老妇情虽死，若遇邪魔也暗惊。

话说阎奶妈坐了二更多天，口也闭了，眼也睁不开了，坐在椅子上，一撞就磕着桌子，道：“熬不得了，且睡罢。”阎奶妈虽则睡觉，他还惊心吊胆的觉得似梦非梦，有许多人在左近厮打。有一个像妇人声口的道：“他要吊死，又不是我去逼他，你这伙畜类，为甚么拦住我？”有几个声气高高下下的嚷道：“他是受诰命的夫人，你怎么寻他来替死？”阎奶妈只觉得有个人踏在胸脯上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上吊了！”阎奶妈猛的惊跳起来，朦朦胧胧的见床上挂着个人哩，喊道：“小姐吊死了！”吓得陈佛娘滚了下来，连忙解了罗帕，救下小姐，只听得喉咙里涎响，心口还热。阎奶妈见芸香、书带都在面前，叫道：“你快取滚水来！”书带忙到炉子上看一看道：“龙眼汤还热哩！”阎奶妈道：“你先取了来。”灌了小姐几口，等到半晌才叹了一口气。陈佛娘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救转了。”又叫芸香：“你再去煎些滚水来！”芸香走出房门，远远的望见一个披头发、穿白衣服的一路叹了去，芸香吓得跌了进来。书带见他面如土色，问道：“你为何见神见鬼的跑了进来？”芸香悄悄的向他说了，书带朝他面上啐了几口。忙了一会，才见小姐睁开眼来，看一看又闭上眼哭了。陈佛娘抱着他，阎奶妈替小姐摸胸口。将到天明，芸香才敢去报陆信。陆信听得，披着衣服就到花园里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模样，哭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的性子为甚么这样决烈？我做父亲的又没有三男四女，单单只养得你一个，你寻短见不打紧，叫我的终身靠那个么？”小姐见父亲在面前，越发放声大哭起来。阎奶妈道：“老爷，你倒请回去，待我伏侍小姐睡一睡。”陆信啣着眼泪走了出来。阎奶妈便把小姐上半截衣服脱了，拿被替他盖着。陈佛娘道：“奶妈，你怎么晓得上吊，真是小姐的救星了。”阎奶妈道：“还是小姐的福分大。”遂把夜间的事体述了一遍。书带在旁边插嘴道：“这件事像是真的，芸香出去煎滚水，明明的看见一个吊死鬼在花园里叹气。”陈佛娘叹异了一回，默默的道：“原来前夜里那伙妖怪倒是替小姐活命的了。”正是：

见所未见曾一见，闻若惊闻非异闻。

话说小姐醒转来，对阎奶妈说道：“你替我对老爷说，我的性命也是再生的了，于今发愿要闭关写金刚经，可雕三尊檀香的佛像来。以后供给只用素菜，我已许下吃长斋了。”陈佛娘道：“我一向原有修行的意思，从此也陪小姐吃斋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阎奶妈便去对陆信讲，陆信一一的都依了他

。以后陈佛娘同小姐终日焚香礼佛，颂经写经，再无间断的日子。那花园内也不再听见狐狸作怪了，这也是吃斋写经的效验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狐精以松树顶为肆筵奏乐之地，趣杀韵杀。一堂纱帽争风，终被大翅者硬夺头筹。如大翅者，戏场上净之类是也，但狐精亦假藉名器，可见势利世界，舍此即一步行不通，况于攘人美色乎！独是借寡妇床脚下，公然肆行云雨，夫亦明知寡妇久不闻此稀罕乐境，聊作耍一场，以破长夜寂寞之意，其吊死鬼厮打却为封诰夫人起见，真烂势利肚肠。但有此势利肚肠，亦还算是贤者。至焚香颂经之后，遂潜踪遁迹，吾甚服其遽然能把芸香撒下。

又评曰：

遽然能把芸香撒下，又不知中意了那一家婢子。昔见《太平广记》载狐狸事，极奇怪变幻，种种不一。所最喜《任氏》，恨不一拜下尘。余谓其守身如玉，拒暴如仇，乃雌狐中之豪杰。观此回披发纓冠一段，往救义风，又男狐中之豪杰。以视世之见死不救、驱阱下石者，当羞见此辈。

又评曰：

吊死鬼叹气话，转向书带口中说出，妙妙。

### 第三回 沈天孙覆舟遇侠

世路波涛难狎，轻桨休惊睡鸭。撑到斗牛边，小小船。 甚雨甚风狂骤，不管渔槎颠覆。从此撒芦花，近酒家。右（上）调《昭君怨》

我第二回说沈家退亲，却不曾提出始未来。你道小姐避到客人船上的话，沈家如何得知？原来那失火的一夜，沈华国曾差两个家人到陆家探问。这两个家人，一个叫雕龙，一个叫绣虎，是沈天孙中后投进来的，最要倚势夸强，吓诈那些乡民，动不动就要伸拳打人、开口骂人，苏州城里都叫他是“生龙活虎”。好失火这一夜，他也同着陆家的众人去寻小姐。及至回来，他要夸功，便不顾小姐的名节，遂添出许多话来，摇头摆脑的说那船上的客人怎么无状；要带小姐去，又要若干银子才许赎；又说小姐怎么精光的被他藏在船里；俺们怎样有本事抢了出来，唠唠叨叨的说上一篇。沈华国这老儿道是儿子才中了个举人，媳妇如此出丑，可不叫人做话靶？当夜父子商量定了，所以差顾小心来退亲。却不晓得陆小姐是个美玉无瑕的，那林孝廉又是个道学不过的。我看林孝廉倒也罢了，他不过是过路的船，喜得人又不知道他姓名，便受些混闷气儿，他还道是于心无愧。单单的可怜那小姐，又没处去诉苦，又没处去辨冤，为了这件事，几乎把个玉貌花容葬送了，岂不是沈家作业么？正是：

匪石可移，美玉难辞蝇玷。

立根原固，精金不怕火烧。

话说沈华国见十月将尽，他收拾了些盘费，要沈天孙上京去会试，道是早去几月，也好在京中温理些旧业。沈天孙拜别了父亲、妹子，带了雕龙、绣虎，又带了一个厨子、一个惯出外的老家人，坐了一只浪船。沈天孙在船上也不看时文，一路来只吃些酒、做些诗，高兴起来还唱个曲儿。这是他天分高、才学大，道取功名有如拾芥。便是少年人有抱负的，十个倒有九个都是如此。

一日到了丹徒，船家催道，买了神福，明日好过江的。沈天孙见泊了船，他便立在船头上。只见众船桅上的旗儿都是飘向北边去的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早又遇着顺风，明日到扬州，也好进城去看一看。”早是雕龙来请他吃夜饭，又听得岸上纳了半日喊，原来上面泊的是官船。沈天孙却被那些守更的鸣锣打梆，闹了半夜，再也睡不着。才合上眼，便梦见有人喊“强盗来了”，却是雕龙梦惊。只见雕龙精赤着身子，掀开船舱的门，往岸上乱跑，早已惊动了前前后后的船上。又听得官船里喊道：“小船不要乱开，等俺们好捉强盗！”那雕龙不顾岸上高低，直管乱跑。官船上的家丁只见黑地里有人跑了过去，便认做是强盗，各人拿了枪刀，都赶上岸去。雕龙见后面有人赶他，越发跑得狠，却被一个家丁一长枪拗着了，喝道：“强盗捉在这里！”船上又拿下火把来照一照，却是个精光的汉子，一枪打背后拗到前心，已是呜呼哀哉了。正是：

可怜刀下鬼，却是梦中人。

话说沈天孙见雕龙去了半晌不见回来，又听得捉到了强盗，便叫绣虎：“你去看一看来。”绣虎到岸上去看，见众人攒在一堆，听得有人说：“强盗为何精着身子？”又一个说道：“并不曾见强盗打劫那个的船，为何这个人便落了单？”又一个说道：“这强盗身边并无凶器，只怕是误伤的。”绣虎叫了几声，又不见雕龙答应。他着了急，打从人丛里挤了进去，近前看一看，道：“不好了，雕龙被人杀了！”众家人见杀的不是强盗，都一哄而散。绣虎忙跑到船上，对沈天孙说道：“雕龙不知被那个杀死在岸上！”沈天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再去认真了，若果然是他被强盗杀了，也没得话说。若不是强盗杀的，可拿到凶身，明日好送官，叫他偿命。”说罢，只见老管家并那厨子，同着船家一齐跟了绣虎到岸上去。见雕龙浑身都是血，原来是枪戳的。绣虎道：“你们看着尸首，待我去访个仔细来。”忙问那打更的问道：“你们可晓得这个人是谁戳伤的？”打更的道：“我们在此守夜，并不曾见甚强盗来，单听得大船上的家丁，说捉到强盗了，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强盗不是强盗。”绣虎又道：“你可对我说，是那个船上的家丁，我拿五钱银子送你。”打更的啐他一口道：“你这个人好呆，黑天黑地的，那晓得是甚人动手？便寻着了这个人，他也不肯招架，便招架了也不过是误伤。这半夜三更，莫说杀了一个

，就杀了一百个，也没处去叫冤。”绣虎倒讨个没趣，同了众人回来，对沈天孙说道：“雕龙不是强盗杀的，听得说是那个座船上的家丁，倒把他认做强盗，一枪搠透他前心死了。”沈天孙道：“你就该根寻这个家丁才是。”绣虎噤着一张嘴道：“那里去寻？除非爷去寻哩。”沈天孙骂了几声蠢奴才，对老管家说：“你明日绝早去买一口棺材来，今夜可叫船家拿一领芦席遮了雕龙要紧。”老家人答应了便去。这沈天孙闷闷的道：“是那里说起？没要紧，把个家人送在这里。”却不晓得雕龙是梦惊自家去寻死的。正是：

处处有深阱，知机者不蹈。

小人一举足，性命即难料。

话说第二日，老家人买了棺材来，沈天孙在船窗里看一看道：“快些收殓起来，把棺材且权寄在寺里。”只见绣虎也买了些纸钱，到材前烧了，就寄顿在慈航寺。大家才上船来，沈天孙又嗟叹一回，只听得船家嚷道：“上半日绝好的顺风，许多船都容容易易过了江，偏是我们这只船上又死了人，挨到这时节，弄得逆风逆水，是那里晦气。”绣虎骂道：“快开船罢，不要讨打。”船家道：“大叔，你们的性命要紧，我们直甚么钱！”绣虎道：“这个江面，我们一年也走上几十次，那里见你这小心过甚的？”船家开了船，还行不上半里，费了无数的气力，又叫道：“大叔，你雇些脚船，拽了纤过去罢。”绣虎道：“要雇你去雇，我是不认帐的。”船家没奈何，只得去捱。那晓得风势越发大了，浪头越发凶了，那船家越发慌了。沈天孙起初还开了蓬窗，见千层雪浪，一片银涛，涌到金山脚下又沸起来，就像雷轰的一般，不住的赞叹道：“真是大观，若在平风静浪的时候，有甚么奇处！”及至被大浪颠了百十颠，不觉头晕眼花，脚也立不牢，那浪只打进船舱里来。连忙叫：“快关了窗子！”只见合船的人都跪着喊神道。船家道：“不好了，前面的船坏了！”说犹未已，只见自家的船也掀在浪头底下去。稍顷又冒了起来。老家人道：“爷快些走出舱来，拿块船板在手里要紧。”沈天孙才跑得出来，早又是一浪，连影儿都没有了。只见金山上一个人喊道：“快些救人！救起来我是五十两银子！”众渔船听见有五十两银子，他们不顾性命，驾着小船飞奔的抢人，早捞到了三个。十来只船赶到金山来讨赏，那金山上的人道：“银子我不赖你的，只是你把这三个人救活了，也当自家积阴功。”众人才把这三个人背起来倒水。背了半日，早救活两个，那一个年纪大些的，想是救不转来了。这金山上的人又叫取了些干衣服来，替这两个人换了，抬他到没风的所在安下，才拿了五十两银子散与众渔船上。众渔户欢天喜地的驾着船儿去了。正是：

掀天搅地是罡风，平地波涛更不同。

只有生涯江上好，木兰舟载捕鲁翁。

你道救起来的三个人是那个？拿银子出来救这三个人的是那个？原来就是福建的林孝廉。我道他离了苏州将近一月，为甚还在金山？只因他坐的浪船原来是东破西坏的，船家为要揽载，便不顾死活，外面拿些油灰补了，又换了几扇窗格，倒扮得光彩，却不知船底的毛病。行了几日，水都漫进来，一到丹徒便要沉了。林孝廉着了急，把行李搬上岸来，要另雇船去。又为银子都交足了，只得叫他去修好了船，自家却在金山静初房里住下，道是会试尚远，就在这名胜所在，读一两个月书也是好的，况且在山上又没有闲人炒闹。那一日风大，他便立在金山脚下，替那些过去的船上担险，一听见坏了船，便大声叫救人。那晓得救起来的却是苏州的沈天孙和他那家人并一个船户。那老家人年纪已大，又多吃了几口水，救上岸来已是断气了。林鹿叫苦道：“我家爷极会招惹闲是非的，像在苏州救了女人，还赔气赔骂，我还要赔打，如今白送了五十两银子，又弄这个无主的孤魂横在这里，我看他怎么样摆布？”只见沈天孙醒转来，林孝廉便叫苍头：“你去扶他一把。”苍头扶起来，沈天孙挣了几挣，脚底还立不稳，苍头搀他坐在椅子上。林孝廉问他的姓名来历，才晓得也是去会试的。沈天孙感谢道：“蒙先生救活，生死不敢忘恩！”林孝廉道：“还是台兄命不该死，像方才救起一个老的，今已死了，岂不是他命该如此么？”沈天孙疑心是老家人，便走去一看，果然是他，不觉哭将下来。只见那救活的船家也爬起来，听见是林爷救他的，便走向林孝廉面前磕了四个头，看着沈天孙道：“满船的人都淹死了，单留得我两个，毕竟沈爷是个文曲星。我如今船又没得弄了，若是沈爷肯收留我，小的还会挑行李哩。”沈天孙道：“我身边正没有人，你若肯跟随我是极好的了。但我的行李盘缠一毫也无，少不得重到苏州措置了，才好向北京去。”林孝廉道：“我们会试的人，怎么走回头路？若是足下不弃嫌，同小弟一船去，供给盘缠却是小事。”沈天孙也自己揣道：“我兴兴头头的出门，怎么直弄得一个孤身只影的回去？可不惹人笑话？不若同他进京，或者侥幸了也还偿得过。”便应道：“难得先生这段始终高情，容小弟慢慢补报。只是死了的，小价还求买一口棺木。”林孝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忙叫苍头去买，急急收殓了，就寄在静初的空房里。

林孝廉又对那船家说道：“沈爷一路正没人伏侍，你若小心听用，沈爷中了，少不得另眼抬举你。”又问他姓甚么，船家道：“姓刘。”林孝廉又替他起了名字，叫做刘再世。这船家也欢天喜地的磕了沈天孙的头，林孝廉又替沈天孙制了铺盖。到得夜间，又摆酒压惊，反吃得沉酣而睡。次日，那林孝廉的船也修好了，泊在金山脚下，两个人别了静初上船。静初又送了些豆鼓，沈天孙又将老仆的棺材嘱他看管，才开船而去。

是日到了扬州，林孝廉同着沈天孙进城，打从埂子上走了一转。回来时

，只见钞关上灯烛明亮，茶馆酒馆门前，都排列着那般肥麻矮瘦、搽脂抹粉的土妓。也有弹弦子的，也有唱《挂枝儿》的，有翘着脚儿吃瓜子的，有同着光棍小伙打牙擦嘴的，有笑嘻嘻接着孤老进巷去的：挨挨挤挤，倒也热闹不过。林孝廉道：“人说是扬州繁华，果然不虚。”沈天孙道：甚么繁华，不过是这班活鬼在此炒闹世界。”早被那些歪刺货听见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有的骂是冒失鬼，有的啐他是不识高低的。林孝廉道：“这般人评品他做甚么？我们回船去罢！”遂拉了手走开来。只见苍头提着小灯笼正来找寻，接见了说道：“爷们出去就是半日，叫我也没处来寻。”林孝廉道：“那个要你寻！”苍头道：“钞关上户部叶老爷，也是我们福建人，见了报单，连忙差人送下程来，说本该开关，放船过去，因要会一会爷哩。那差人要等回头才肯去，我又没处来寻，心中着急，只到些时那差人才去了。”林孝廉道：“这甚要紧事，也着急。”遂上了船。

次日，少不得去拜一拜户部。那户部原来讨一个妾，央他送到北京去。你道送把那一个？原来都察院是冯之铉，这叶户部讳正仪，是冯都宪的门生。那冯都宪生平毛病是极惧内的，到了五十岁上还守着个黄脸婆子。他因见门生选了扬州钞关，心中羡慕扬州最多瘦马，故把买妾的事托叶户部。这叶户部一到了任，便央地方上乡绅千拣万择的，寻了个出色的女子，要差人送去，恐怕师母晓得了，反奉承出祸来。正在两难之际，忽见有同乡的去会试，他便把这干系卸在林孝廉身上。这林孝廉又是极重然诺、不负朋友的，他便不知利害，一口担承了。叶户部又叫了一只船，帮了林孝廉的船，把妾抬上船里。又送林孝廉四十两程仪，取出一封冯都宪的书来，悄悄托他投进。临行又叮嘱他一路要防闲些，不要放杂人进船去。林孝廉笑道：“若托了小弟，也还不辱命。”叶户部道：“春闱捷音，小弟拱听。只是转来须在小弟这里盘桓几日，务必得敝老师一封回书，更感盛情。”林孝廉满口应承，叶户部才别了。

这边一面开船，行不上十来里，只见后边一只小船飞抢的搭住林孝廉的船梢，船家一片的喧嚷。林孝廉问道：“甚么缘故？”只见小船上两个老人家是夫妇两口儿，眼泪汪汪的道：“可怜我年老的人，单只有一个女儿，如今又不知送他在那个天涯海角去。若会得一面，也情愿瞑目了。”林孝廉听见，惨然道：“可叫他上船来。”那两个老人家上得船，见了林孝廉便拜。林孝廉道：“你既贪图财礼，也是心上情愿做的事，为什哭哭啼啼的？”老汉道：“爷有所不知。小老儿姓蔡，今年五十八岁了。四十岁上生这个女儿，他极乖巧伶俐，小老儿不舍得他嫁人。”林孝廉道：“你既不舍得他嫁人，倒舍得他做妾么？”那老汉跌脚骂媒人道：“都是那走千家万家的娼根，说是嫁与穷人家有甚出息，不如寻一个官宦人家做妾，也还落得风光。小老儿听见叶户部要讨妾

，连财礼不曾计论，只得了二百两，媒人又分了四十两。指望户部老爷日后照顾着我两口儿，那晓得又将他送到北京去的，今世里料不能勾看见他了。”正是：

说到断肠处，旁人也泪悬。

那林孝廉宽慰他道：“你女儿是北京都察院冯老爷讨的，又是户部叶老爷做媒送去的，料不致为奴做婢。若是冯老爷喜欢你女儿，你两口儿的下半世富贵，便受用不尽了。待我对冯老爷说，差人接你们进京去，你宽心候这好消息，不要太悲切了。如今且过船去别一别女儿。”老汉眉花眼笑的感谢道：“若是老爷这等用情，便放心让女儿前去。”说罢，便向隔壁船上走。那隔壁船上嚷道：“户部老爷吩咐，不许闲杂人上船来。你是甚么人，这样大胆？”林孝廉走向船头上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不许拦阻他们。”那两老口才下舱去，会见女儿，放声的哭起来。船家又嚷道：“我船上又不死人，为甚号天爷娘的这样哭？有眼泪在别处利市去！”老汉才止住了不哭。又叮嘱女儿道：“难得间壁船上那位爷的好意，说是到了北京，就差人接我两个，你在冯老爷里面该着实撺掇，叫他早着人接我们要紧。”船家催道：“我们要行船，被你这只小船拖住了，好难行哩。若有说不尽的心上话，留着下次寄信来罢，快过去，快过去！”老汉才换了婆子下小船儿里。林孝廉对着沈天孙道：“这样光景，我们其实过意不去。”沈天孙道：“扬州那一家不养瘦马？只也是他们常情。但不知这女儿可有几分姿色的？”林孝廉道：“我们只管送到了便罢，那去问他姿色？又不是我做的媒人，难道好要我包换的？只是这两个老人家，我毕竟要使他同女儿做一块。”沈天孙道：“且待看见冯都宪是甚么意思，再做区处。”却不知这女儿果然得所，那蔡老两个果得相聚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雕龙梦惊致死，不必苛求生前之应该如是而死。但其生也为梦，其死也亦仍为梦。天孙之覆舟，孝廉之拯溺，事不期然而然，确是龙大兴波涛，为成就孝廉后来一番美姻缘章本。叶户部仓卒相托，虽卸脱干系，实在此老识人。不然，二八处女孟浪跟人上船，那得保其元封不动？因（下缺）

#### 第四回 钱鹤举买妾迷情

新月溶溶，碧窗斜映天将晓。鹊声频报，深院花开了。若个名花，难比墙头草。谁厮闹？狂蜂浪蝶，偏领春光早。右（上）调寄《点绛唇》

话说林孝廉的船才离了扬州，到京还有三千多里，路上正好行哩。我且不提。

却说那邬云汉三个举人，早早的到了北京，寻一个下处，住在烂面胡同姓花的家里。他们三个终日拿林孝廉做笑话，说他“走了几科的老举人，还不晓

得出路。雇了一只破船，银子又交足了，此时在丹徒修船，又不知勒了他多少银子，一路上正好受气哩，那得如我们自自在在的，预先到了京里。”又说道：“举人做老了，便是滞货，不独文章没有气色，走出来连鬼也要斯负的。听见在苏州的时节，船家说避火这一夜，不知那里一个女子躲在他船上来，被那家寻着了，反讨一场臭骂，可不是滞货么？”三人谈笑不已，把文章都丢在脑后。

一日，邬云汉出去拜甚亲戚，只有钱鹤举、胡有容在寓中，两个疯头疯脑，说，说卵，笑在一堆。只见屏门后露着一条缝儿，影影的像个人在那里听话。钱鹤举无心中一瞧，只见门槛下放出一只小红鞋尖儿，往上偷看，却是雪白的一个粉面，簇黑的一个油头。看见有人瞧他，倒把门儿开大了，做出许多身段来。钱鹤举魂不附体。一双眼睛滴溜溜只管估上估下，连胡有容替他说话，也是两三句答应不出一句的。忽听得里面叫声：“小三汉醒了，快抱他起来！”那女子还丢了几个眼色，才跑了进去。钱鹤举慌忙赶到门缝边张个不了。那胡有容近觑了两只眼，走向钱鹤举背后，拍着肩头道：“有好处带挈我看看。”钱鹤举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没相干，我偶然看他里面的房子。”胡有容也把眼睛贴在门缝边张了半会，不见甚么动静，走开来指着钱鹤举骂道：“你若看见好女人不对我说，叫你烂落眼眶！”钱鹤举道：“你这近觑眼，连自身下半截也认不真，还要看甚么女人！”只见邬云汉带着一个披头发的小官进来，他两个才住了口。你道这披头发的小官是那里来的？原来邬云汉去拜他的表兄，姓李讳鹏扬，现做通政司的。这小官是个清唱，叫做苏阿宝，时常在通政司衙门里答应。那李通政是福建人，惯好这件事的，苏阿宝也每每沾他些恩惠。不知怎么被邬云汉看见了，就拉了来。钱鹤举先晓得了，打着乡谈对邬云流说道：“这样好东西，不许一个人独受用的。”胡有容听见这句话，着实去看那苏阿宝，还不晓得他是男人是女人。看了半日，也笑起来，打着乡谈说道：“钱年兄有了水路的妙人，邬年兄又有了旱路的妙人，只若恼了我老胡一个。”邬云汉不晓得那里帐，便问道：“钱年兄的妙人在那里？”胡有容道：“你只问钱年兄就晓得了。”钱鹤举道：“不要采他，惯会说这样瞎话。”

苏阿宝听了他们乡谈，一些也不知，便说道：“爷们讲的甚么？也让小的得知一得知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正是，我们从此不许打乡谈，若有那个打乡谈，罚他十钟酒。”随即叫小厮买些熟菜，摆了一桌，大家四面坐了，猜拳行令，直闹到夜才散。邬云汉定要拉苏阿宝过宿，苏阿宝苦苦推辞。钱鹤举、胡有容两个从旁帮衬道：“我们寓中是没有闲杂人来的，便在这里吃一夜酒有何妨？况且我们这邬年兄是此道中极在行的，替他相与也还有趣，何苦这等要去？”苏阿宝拉了邬云汉在旁边悄悄的耳语道：“爷们同寓的人多，我不便在此

。待我回去。迟一两日来接爷在我舍下，去了心愿，今且放了我。”邬云汉倒替他解说道：“苏兄今夜有事，待他去罢。”钱鹤举道：“想是方才订下佳期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邬年兄自家说人情，我们也随他去罢。”苏阿宝又向各位称谢了才去。世上爱男风的，有首《桂枝儿》道得好：

论风流，也只差前后。走前门，一道深沟，拖浆带水情难凑。女的又气苦，男的又易丢。寻一个后门，哥哥倒好藏些丑。

且说邬云汉被苏阿宝一句了心愿的话，直钻到心窝里，不知怎么摆布才好，坐在椅子上不言不语。钱鹤举又绕着厅柱走来走去，心中却想着那门缝里的女人。倒是那胡有容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每夜说也有，笑也有，兴头也有，于今像个泥塑木雕的，连口也不开，声也不出。罢，我自去睡了，让你们好想心事的。”他们两个见胡有容先去睡了，也随后都上了床。独是胡有容心上没事，见了枕头就动天动地的打起鼾来。那邬云汉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好不难过。想到妙处，不觉虚火动了，厥物直竖起来，要勒个罐儿，又恐污了被，忙叫他身边一个三十多岁、奇麻极丑的秃小厮来应急。又怕惊动了众人，低声叫道：“秃小厮，拿夜壶来！”秃小厮又恋了热被窝，不肯起来，回道：“夜壶在上边床脚下。”邬云汉着了急，道：“我摸不着，你快起来拿与我。”秃小厮挨了半会，才起身披了衣服，说道：“夜壶端端正正的在原旧所在，是我倒干净了拿进来的，难道那个移动了不成？”邬云汉骂道：“奴才，尿急了！”秃小厮才摸着墙走来，邬云汉又骂道：“快些拿来，尿急了！”秃小厮摸到床面前道：“原在这里，又要我起来。”邬云汉两手就把秃小厮抱到床上，秃小厮还知窍，悄悄的道：“待我且放了夜壶。”邬云汉也不按纪律，寻着门路就插了进去。那晓得秃小厮竟是惯家，微微的也学妇人哼将起来，早惊动了那一位有心事的钱鹤举。他自从上床，也再不曾合眼，腹中打了无数的草稿，道是那女人怎么见了我反露出身子来，分明是要我看他。临进去怎么丢眼色，分明是他看上了我。摹拟了一回，又辗转了一回。忽又听得邬云汉叫秃小厮拿夜壶，只道他自家摸不着，要秃小厮寻与他。及于听见秃小厮哼将起来，他便忍笑不住，反坐起来听一听。只见秃小厮对邬云汉说道：“别人都有羊皮袄，我却没有，爷明日也要买一件与我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明日替你买。”钱鹤举笑得肚里几乎痛了，不觉咳了一声，秃小厮才轻脚轻手的回到自家铺上去睡。钱鹤举也听得不耐烦，竟自睡着了。正是：

联床懒听梆声，独被苦撑伞柄。

到得清晨，胡有容先起来，邬云汉也起来了，独有钱鹤举还浓浓的好睡。胡有容揭开帐子道：“日色晒到肚皮上，也不想起来吃饭么？”钱鹤举揉一揉眼道：“反是五更天，这一觉睡得甜。”胡有容道：“你夜间可曾做个好梦

？”钱鹤举道：“我不曾做好梦，倒是邬年兄做一个好梦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同被睡觉，各人做梦，你怎么晓得邬年兄的？”钱鹤举只是笑，再不做声。胡有容越问，钱鹤举越笑。胡有容道：“你这一笑，又不知笑出甚么故事来了？”钱鹤举穿起衣服来，只见秃小厮捧进面汤，钱鹤举道：“秃管家，你为甚么怕冷？”秃小厮道：“我们在家里，此时只好穿单衣服，不晓得到了北京，着上绵袄还是缩缩抖的。”钱鹤举道：“你不该怕冷，爷替你买羊皮袄哩。”秃子掩着面笑了跑出去。胡有容道：“这秃子平日极村，今日为甚害起羞来？这又奇了。”只见邬云汉走进来说道：“我们间壁的店里，羊肉极好，我叫他下羊肉面来吃哩。”胡有容道：“羊肉绝妙，是极补肾的。”钱鹤举道：“邬年兄正要补肾哩。”邬云汉只认做有了苏阿宝，他来取笑的意思。

三个吃了面，又吃了几钟漱口酒。忽听见门前打锣响，一齐走了出来，却是跑马走索的妇人在那里卖解。一个妇人来凑钱，到了邬云汉众人面前道：“爷们要大大的出个采。”邬云汉叫小厮取了几百钱赏他。看到热闹处，大家连声喝采。邬云汉道：“这样打得倒老虎的妇人，盘旋如意，就像浑身没有骨头的，想他到了床上，不知怎么会做事哩。”胡有容道：“妇人虽然要会做事，也要本质好，像他们这件东西，扭来扭去，夹得稀臭。况且卖解，又要用着下部气力，竖起两只脚来，那件东西不知开着多大口哩，有甚么好处！”钱鹤举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：若要妇人好厥物，除非遇着瞎与秃。”邬云汉道：“你又是荒唐之言了，同那瞎婆子干事，干到快活头上，他把两只眼白翻了，可不吓坏人么？至若妇女动人处，全在头上，男人闻见他那一种油香，就要起了淫念。倘搂着一个秃头，便有泼天的意兴也冰冷了。”钱鹤举接口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妇人秃的不好，倒是男风要秃的了。”邬云汉红了脸，才晓得他是取笑夜来的光景。钱鹤举拍着掌笑个不了，胡有容道：“我猜着了，想是邬年兄同秃小厮有一手儿的。”钱鹤举连赞道：“胡年兄有悟性。”邬云汉道：“许多人立在这边，你们也不顾体统，胡乱取笑。”说罢便走，钱鹤举也跟了进来。只见昨日看见的女子躲不及，忙闪在门背后去。钱鹤举见他穿一领玄色袄子，映着那粉面，越发波俏了，懊恨道：“我若晓得他在门前，看甚么跑马走索的妇人？若早回过头来，也还饱看一会，毕竟是我没造化。”心中着急，眼内又出水，只见那女子往旁边一个小门里进去了。

只因月貌花容，生得可人可意。

引动心猿意马，教他不死不生。

话说胡有容看见钱鹤举立住了脚，就像呆了的一般，便道：“你是聪明透顶的人，怎么一时痴了，连我走在面前还不晓得么？”一只手扯了他进来，口中只叫“钱痴子”、“钱痴子”。邬云汉道：“他好不乖哩，你叫他是痴子。

”胡有容道：“你不见他平日可肯让人的，像如今我叫他是痴子，他还死丕丕只当不听见哩。”邬云汉道：“莫不是他想痴了，要中进士？”胡有容道：“这却不在他的心上，我晓得他痴死了日子，还在后头哩。”

只见一个管家走向邬云汉耳边说道：“昨日来的那苏小官，在茶房里候爷讲话。”邬云汉连忙走了出去，胡有容道：“勾魂牌儿又勾了一个去了。”钱鹤举见屏门开得响，他是极经心的，大着胆走到门缝边，只见那女子笑嘻嘻的拿一件东西递与钱鹤举，依旧进去了。钱鹤举接在手里，就像活宝，忙到帐子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个大荷包儿，旁边又缀着许多小荷包，倒做得精巧。抽起线来，里面都藏着香茶。钱鹤举吃一片儿，比琼浆玉露还不同些。拿将出来耍弄，适值邬云汉同苏阿宝也进来了。钱鹤举对胡有容说道：“年兄，你叫我痴，却不晓得我是情痴，我真正是渴杀了的相如，却遇着一个解渴的文君，你若不信，请尝一尝。”遂把那香茶每人送一片儿在他嘴里。邬云汉见他手里拿着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，便劈手去抢。钱鹤举怕夺坏了，递与他道：“你仔细看一看就还我。”胡有容也来看，一齐称赞不已。钱鹤举道：“还了我罢。”

”邬云汉道：“你对我说是那个送你的，我便还你。”累了半会，邬云汉只是拿定了不还。钱鹤举道：“你若不还，我便出你的丑，叫秃小厮来吃醋。”邬云汉道：“你若形容我的短，便拿这荷包去出首你了。”钱鹤举道：“首我也没甚么凭据。”胡有容解劝道：“你们两个扯了直罢，这件事料也瞒我不得。”钱鹤举便将昨日门缝里张望的事情说明了。邬云汉道：“我起先走进来，看见一个女娘，年纪也只好二十多岁，倒生得风骚，想是他了。只是这麻子怎么有这样福分？”胡有容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十麻九俏，钱年兄俏多哩。”苏阿宝道：“前日花伯伯家对我的娘讲，说有个女儿要寻人家，央我的娘替他做媒，却不晓得生的人材是好的。”邬云汉道：“年兄，你趁这机会正好娶他做妾，就央苏兄的令堂做媒罢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央媒须要先送一分厚礼，不然我们外路人，他又不晓得深浅，怎肯轻易就许？这全要媒人口里说得灵应。”邬云汉道：“年兄，你快去备礼，我同你去求他令堂。”钱鹤举得意之极，笑得连眼都合了缝，连忙取了福建带来的几件绅匹，穿上一领新衣裳，同着邬云汉到苏阿宝家去。正是：

要问天台一座山，须借终南走将去。

话说苏阿宝领了路，串不上两三条胡同，就是他家里了。进得门来，看那房子虽小，倒收拾得干净。堂屋里挂一轴时人的画，一张香几儿上摆列着个假宣炉，壁上又挂着弦子、箫笛。苏阿宝道：“爷们请坐了，待我请母亲出来。”只见一个小丫鬟捧出两盏茶来，却有半钟的松子做茶果。两个吃完了，都极口的赞茶好。苏阿宝走出来道：“母亲来见爷们了。”看那门帘里走出一个妇

人，约有四十多岁，那些风致还像个少年的，笑道问道：“谁是邬爷？谁是钱爷？待妇人好施礼。”他两个先恭恭敬敬的作了揖，邬云汉耍钱鹤举道：“你今日来求媒，该再行一个礼才是。”钱鹤举又深深一揖，把那礼物自家捧上来道：“这是粗礼，望乞笑纳。”妇人道：“咱不曾效得一些劳，怎么当这样重礼？只是爷们抬举咱的小孩子也勾了。”邬云汉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敝年兄正有得藉重哩。”妇人道：“不好却盛情，且权领了。”邬云汉把钱鹤举要娶花家女儿做妾的事说了一遍，又取笑道：“花家的女儿，先与敝年兄勾上了。”妇人笑道：“两意和谐，这事越发容易成就。”忙叫阿宝：“你快喂好了牲口，待咱就去说合。”邬云汉两个先辞了出来。妇人道：“这好事成了，咱吃喜酒，要个盛筵席哩！”邬云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说罢，两人嬉嬉笑笑的回到寓中。正是：

女婿拜过丈母，新郎央杀媒人。

我且说那妇人，他娘家原姓仇，排行第七，因嫁了一个姓苏的南方人，京城里风俗，却依旧叫娘家姓，他少时极爱风月的，近来做了风月老主管了，那马泊六、撮合山，经了他的手，便山海样的相思，也顷刻变做恩爱。这一日，骑了牲口到花家来，那花家的婆子接着，笑道：“甚风儿吹得仇七妈到寒舍来？”仇七妈道：“是一阵红鸾欢喜风儿吹来的。”婆子道：“想是替咱女儿做媒了，若是你老人家来做媒，咱女儿便是天大的造化哩。”仇七妈道：“咱从来做媒是一张直嘴，不像那男家说长、女家说短，只贪了银钱，不顾人家儿女的。”婆子道：“咱前日特地差汉子到府上来央你。”仇七妈怒道：“我接着的。”婆子道：“你老人家今日来说的是那个人家？”仇七妈道：“咱今日来说的是一个有缘千里来相会的。”婆子道：“这等是外路客人了，我前日原想个外路客人，好贪他些富贵。”仇七妈道：“这个女婿现住在你的家里，他是福建举人，你自然晓得的。”婆子道：“我听得有一伙会试的住在前面，却不曾看见他是甚么嘴脸。但是你老人家来讲，再没有不成的。”忙叫道：“二姐，快来陪着仇七妈，待我整治些素酒来吃一杯儿。”那花家二姐走出来万福了。仇七妈道：“我来替你成就心上人哩。”花二姐道：“咱没有心上人。”仇七妈道：“那前面住的俏麻子后生不是么？”花二姐道：“哦，是那怪声怪气的蛮子么？咱见他鬼张鬼致的，故意儿耍他害病。”仇七妈道：“你道是耍他，他却将来要认真的，入骨入髓的耍你了。”花二姐低着头只管笑。婆子捧了四碗菜、一壶酒放在桌子上，对着仇七妈道：“你老人家爱吃好东西，这都是外厢买来的，只怕不中吃。”仇七妈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”婆子道：“你执着壶，筛一巡酒儿。”花二姐便先递一杯到仇七妈面前，又递一杯与娘，自家却筛个小半钟儿。仇七妈道：“你不要省酒待客，日后还要扰你哩。”婆子道

：“自然孝顺你老人家的。”

仇七妈道：“你当家的不知几时回来，咱也要得他应承了，才好去回复。”婆子道：“这不要采他，他是平日随我做主的。”仇七妈道：“你要多少财礼？该预先对咱讲了。”婆子道：“咱也不论财礼，只要女婿精壮，得咱二姐实落受用，咱便放下肚肠了。就是一百两也罢，再少些也情愿的。”仇七妈便要起身。婆子道：“你再饮几钟儿，一壶酒还不曾吃完哩。”仇七妈道：“他们望信，待我回头了他。”婆子道：“你若回头他，不消打小巷道里走，开了屏门就是的。”婆子便先去开了屏门，仇七妈作谢了一声就走出来。

只见钱鹤举伸长了颈子，睁大了眼睛，张开了口嘴，比那未中时盼报小录的还着紧些。邬云汉问道：“好事何如？”仇七妈吃了些酒，便露出些风魔来，憨憨的道：“老身做媒，不是夸口说，十家也没有一家不成的。”扯了邬云汉到房里去讲财礼。邬云汉道：“敝年兄原不打帐娶妾，带来的银子不多。因为两下相爱了，做这件事，若是财礼轻些，媒钱自然加倍酬谢。”仇七妈道：“说着媒钱越发俗杀了，据咱算计，财礼也要六十两才说得出口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也拟这个数儿。”正是：

两意若谐明月下，千金不用赤绳牵。

话说胡有容见了仇七妈这个半老佳人，不觉动了火。又见邬云汉同他挨肩擦背，亲亲切切的说话，他也要杂一句话儿，又没处说起，只得假意斟一杯茶，要近前亲切一番。中口故意骂道：“这些没用的小厮，客来了半日，也不献茶。”两只手却兢兢业业的捧着茶钟儿，只为眼力有些不济，又兢持太过了，把茶泼了仇七妈一身。邬云汉道：“太造次了些。”仇七妈道：“折了老身的福，怎敢劳爷来送茶。”胡有容听见了这句话，满身都酥了，口中只叫“得罪，得罪，”手里又要去重斟一杯茶。倒被那邬云汉看不上眼，见他斟完了，就拿了来自己送与仇七妈吃。胡有容气闷不过，又不好声张出来，撇转头把邬云汉瞅了两眼，才跑了进去。正是：

热锅上的蚂蚁滚汤浇死，花朵内的蝴蝶狂风赶来开。

且说仇七妈对邬云汉道：“这财礼的话，待咱进去再讲一讲定。”钱鹤举道：“怎好只管劳动。”迟了半晌，仇七妈出来说道：“一一如议了，准备择日做亲罢。”钱鹤举就像皇帝要招他做驸马的一般，便跳手跳脚的欢喜。但做亲的光景与那做亲以后的光景，定有些笑话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三举人是绝顶顽皮，一刻闲不得。想花二姐则全副精神在花二姐，想苏阿宝则全副精神在苏阿宝。只有胡有容心事还闲。我道胡有容心事更不得闲，其一无所事者，只为一双近觑眼误人耳。仇七妈举动言谈，是风月老前辈。胡有

容借茶献勤，未免贻笔大方。然胡有容全副精神亦有着落，从此心事正不得闲矣。三举人真是一窑里烧出来的道地货。

### 第五回 花二姐悔亲坑陷

春到小楼前，蚁向花枝走。谁不解贪生，一点情难朽。少年艳春汝，那惯孤房守。眼看浪子来，马系横塘柳。右（上）调《生查子》

话说钱鹤举得了仇七妈口内的喜信，便忙去取了历日来看，道是：“明后日都好。明日先行礼，后日做亲罢。”邬云汉道：“你这样性急，也不思前想后，难道做亲的洞房也不要的？我们寓中又只三间屋，许多眉毛眼睛挤在一块，可好安顿如嫂么？”胡有容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把我们日间看书的这间小屋出空了，把他作洞房，省得我们客中寂寞，夜夜好听些梆声的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们商量正经事，不要取笑。”只见阿宝来了，问他们商议甚么。邬云汉对他说了缘故，阿宝道：“我回去替母亲商议，爷们不用心焦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总是这件事始终要藉重你令堂。明日就要行礼，屈令堂早些过来。”阿宝道：“我晓得了。”说罢，就要去。邬云汉搀着他的手送了出来，道：“你许我了心愿，怎么再不提起？”阿宝道：“这两日你们做媒忙，没有工夫，我家下又到了个亲眷，倒是他们做亲的后日罢。”邬云汉笑了一笑，袖中摸出一件东西来，道：“这是西洋汗巾，倒稀罕的，你拿去戏戏。”阿宝接在手中，称谢了才去。邬云汉又目送了半里，然后进来，胡有容取笑道：“你好像个蛆虫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那些像蛆？”胡有容道：“你若不是蛆虫，为何钉住了粪门不放？”邬云汉道：“你这瞎鳅，倒不像我们福建人，福建出了你这一个，真是败类了。”大家笑个不住。是夜欢欢喜喜的睡了觉。

到了次日，仇七妈绝早来了，钱鹤举封了财礼，又贴上四个尺头送进去。花家听见就要做亲，道是日子促了，不曾办得妆奁，还要改期。钱鹤举执意不肯，道是成亲后也好制办，花家便应承了。仇七妈道：“钱爷要另寻房子做亲，咱的意思道是权且在你二姐房里团圆了，待过了三朝，从容去寻一所适意的房子，不知可使得？”花家婆子道：“这个极好，咱也舍不得二姐嫁到外厢去。”随即叫汉子去寻个裱褙匠来，重新把房儿糊得雪亮。正是：

请看行雨行云处，好待襄王入梦来。

话说他成亲的这一夜，把那拜堂吃合卺的虚文且丢过了。但说那仇七妈送新人入房，说了许多吉利话，邬云汉、胡有容又带着苏阿宝进来闹了一回，大家吃些喜酒才散。那胡有容看见邬云汉又跟着阿宝去了，他自家寂寞不过，又讨了些酒吃才睡。

且说那钱鹤举在灯烛下看花二姐，还娇羞面孔，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恨不得一口一下肚去，低声道：“夜深了，睡罢。”花二姐才慢慢挪步，向镜台

边去除冠子。有首《黄莺儿》道得好：

一对好夫妻，到黄昏，请脱衣，两般心事曾传寄。灯儿又吹，门儿又闭，暗中摸索风流味。莫狐疑，几家朱户，旧有个老僧题。

话说钱鹤举一面也去了巾帻，心中又想道：“今夜少不得用些水磨工夫，做一个开天辟地的圣人。”哪晓得上了床，一些不要钱鹤举费力，两只金莲不用扛在肩上，他先\*起了。钱鹤举的本钱又小，不知不觉的竟放了进去。抽递了几百，却搔不着花二姐一些痛痒。钱鹤举才晓得不是个处子。花二姐也任凭他乱戳了一阵，将就完了局面就睡了。

到得天明，钱鹤举便跑到仇七妈家来。敲了半日，只见一个老汉出来开门，见了钱鹤举道：“你有甚要紧事，这样绝早来撞门？”钱鹤举道：“我是寻仇七妈说话的。”老汉道：“他们昨夜三更天才回来，又带了一个蛮子，说是来借宿的，直炒到鸡叫才住，此时他们正好浓睡，你老人家转一转再来罢。”钱鹤举道：“我在里面候一候着。”老汉道：“你进来，待咱关好了门，咱还要睡一睡，好起来挑水的。”钱鹤举走进堂屋里坐了。只听见板壁后面有人说话，听了几句，却认得是邬云汉的声气。钱鹤举侧着耳朵又去听，原来是邬云汉同着阿宝睡，已是做过一篇了，又要告考做第二篇。那阿宝终是孩子家，只要贪睡。邬云汉摇了千数摇，才摇得醒。阿宝道：“我身子着实疲倦，下次尽欢罢！”邬云汉哀求道：“我不敢动作，只要沾一沾儿。”那邬云汉骗得阿宝转身，他竟学了鄱阳湖大战起来。阿宝心上不耐烦，像是把他的阳物撇了出门，那邬云汉的精直冒了一被。正是：

木樨花何曾沾着一点，人参汁干自折了许多。

那阿宝反取笑道：“好本事，好本事！只怕明日我的娘看见这被上，反疑心我打手铳哩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做一床新的送你。”钱鹤举听了，气闷道：“男风有何情趣？”不觉喊道：“邬年兄，文章做完了，也该出场。”邬云汉忙披了衣服起来，说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！”钱鹤举道：“年兄的文章还不是笑话，只是大结没力量，做不着本题，被考试官赶出场了。”邬云汉开了房门，出来道：“年兄，你做新郎，此时正该温存，怎么跑了出来。想也是主试官不中意，赶出场的么？”钱鹤举道：“我有话要对仇七妈说。只见阿宝也走了出来道：“钱爷来得这样早，我们的丑态都被钱爷听得了。”邬云汉道：“这是风流事，怎么是丑态。”钱鹤举道：“你们的风流不风流，与我没相干，快请你令堂起来。”

阿宝走进去，不多时，同着仇七妈蓬着头走出来，道：“钱爷，你怎么丢了热被窝到寒舍来，可不令新人怪么？”钱鹤举道：“仇七妈，我只认做是个处女，那晓得是二婚！”仇七妈道：“是爷们两相情愿，央咱出来说成的。

爷这句话忒罪过了些，像这样花枝一般的妇人，便抬上轮千的银子，买不得他的欢心。他待爷这样有情，爷就该称心称意了。若说是要闺女，据咱看来，那惯腥臭的小行货子，晓得甚么？弄在身边，还要费若干的气力替他开窍，女人又受苦，男人又不快活。况且做闺女的是个死货，你便为他开了情窦，他不过在下面安享其逸，那晓得知疼着热的妙处？不知一个二婚，轻车熟路，男子汉有技俩，施展不出来的，他还会教导哩。”说得钱鹤举恍然大悟道：“是我一时见左了，还要七妈在二姐处包瞒些。”仇七妈道：“爷只管去用功，这话不消吩咐的。”邬云汉道：“钱年兄真正不在行，须拜我们七妈做老师，自家执了门生之礼，还不屑教哩。”钱鹤举道：“我如今受教了。”仇七妈又留他两个吃了点心茶才出来。正是：

空读十年书，不如一席话。

话说花二姐见钱鹤举绝早的下了床，他在床上翻一个身道：“晦气，嫁这蛮子，弄得不爽不利，倒灌上一小肚子的齷齪，好不难过哩。”要睡又睡不着，只得也爬起了，起到娘房里来，埋怨道：“要他那几两碎银子，也不顾咱的死活么？”坐在床沿上只管哭。老婆子只认做蛮子狠，女儿经不起，宽慰他道：“一遭生，两遭热，你捱到后面，少不得尝着好滋味。就是你做娘的，少年时也曾经过几场大风浪，后来惯了，却只看得平常。你不要小心太过了。”二姐啣着眼泪啐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咱倒不哭了。那蛮子活现世哩。”婆子笑道：“你再陪他几时，若果然心上不情愿，寻个事故，弄他出门，任凭你拣个好后生嫁他罢了。”花二姐才转过笑容来，又听得说钱爷回来了，花二姐只得到自家房里去。钱鹤举嘻着一张嘴道：“我是有事出门，你为甚不迟些起来？”花二姐道：“独自一个也睡不着。”钱鹤举上前搂抱着：“待我再同你睡。”花二姐虚打一掌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倒不识羞，走开来，待咱好洗脸梳头的。”钱鹤举坐在旁边看他梳头，又说些笑话，倒像一对恩爱的。

到了第三日，诸亲眷都来做三朝，钱鹤举又费了些银子办酒席。邬云汉崔促他谢媒，钱鹤举才封了八两的一个红封，送与仇七妈。花婆子又差十派他些杂费，二姐又勒他做衣服、打首饰，当不起众亲眷又来做七朝、做十二朝，连办酒也措手不及，夜间又要去应差徭，弄得钱鹤举像个打盹猢猻了。

一日，邬云汉对胡有容道：“老钱娶亲才十余夜，便这样狼狈像，那妇人是个战将了。我闻得北京是会叫床的，却不知怎么叫法。今夜我和你悄悄的弄开了屏门，去听一听看。”胡有容道：“他明日晓得，只道我们没正经。”邬云汉道：“他这尖酸鬼是极要听人枕席上故事的，我们何妨也去报复这一遭儿。”正是：

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

话说他两个到了更阑人静，拨开了门闩，直蹲在花二姐的房门外，看见里面还点着灯。只听得花二姐喘吁吁的说道：“我的爷，你这件东西像一条小龙哩。”钱鹤举不知道是他取笑，呆问道：“怎么这东西像龙？”花二姐道：“若不是一条龙，怎么滔滔的吸出小妇人这些水来？”邬云汉两个听到此处，忍不住笑，只得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人叫北京的妇人会浪，果然不差，只怕老钱汤不得他的手，弄上两三个月，敢要送命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现今有了效验，你看他有气无烟，终日只是打呵欠哩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们明日起他的浑名，就叫做‘龙王’罢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这还便宜他，依着我讲，只好叫做‘泥鳅。’”两个又笑了一会。

到了次日，只听见门前喝道响，却是李通政来望邬云汉的。又补了两个帖子，来拜钱鹤举、胡有容。只得一齐出来迎到厅上。李通政望着邬云汉道：“这几日怎么不来会会？”邬云汉道：“就为钱年兄纳妾，我们在此帮忙，不得偷暇过来奉候。”李通政又恭喜了钱鹤举，说道：“岁暮之际，朝务冗繁，不曾尽得一毫情。待封过印，还要屈过去叙一叙。表弟，你替我代做一做主人，临期我走字来，托你转邀。”说罢，就起身，大家又送他上了轿。胡有容道：“邬年兄，你的令表兄忒大胆，怎么倚着通政司，见了钱年兄也不行礼？”邬云汉诧异道：“同是乡亲，没甚统属，你这句话说得好笑。”钱鹤举道：“真好笑。”胡有容道：“倒不好笑哩。你是吸水的龙神，他怎么不行礼？”邬云汉笑倒了，连腰都立不直。钱鹤举恨道：“你们这起人，行藏鬼诈，不是个光明正大的。”邬云汉道：“年兄也欠正大。”自此就把“龙神”叫出名了。正是：

佳人亲口曾厮唤，浪子名声到处传。

那钱鹤举为了这桩亲事，费过二百余金，那妇人还要长要短。钱鹤举只得向邬云汉借些银两，草草的过了残年。到得新正，花二姐又想出去借亲眷家看春。钱鹤举只得买了四盘礼，送到他那亲眷人家去。花二姐见他苦苦恼恼，看不过意，这夜倒假亲热了一阵儿。那晓得钱鹤举是个乖里呆的，高兴时竟把心腹话和盘托出，夸向花二姐道：“你不要愁，我今年稳稳当当的是个进士了。中了的时节，众乡亲自然送银子与我用。”花二姐要讨他的口气，假意儿说道：“咱巴不得你中状元哩！只是中也要命，你怎么拿得稳？”钱鹤举道：“我不哄你，就是那通政司，他今年自然入帘，说包管我们中进士哩。”花二姐道：“这却好。”

次日绝早去看了春，过不几日，又要看上元的灯了。这也是妇人的常情，他们终夜在被窝里浪，只好讨这些快活，那里学得男子汉便宜行事，游山玩水，选妓征歌，要东便东，要西便西的么。我道那妇人像一只鸟一般有翅儿

，却关他在笼子里，便要在外边浪一浪，除非遇着好时节，同着众女眷，借个看春、看灯、看会、看台戏、踏月、游青、烧香、祈子的名色，才好出门。最可恨那不晓事的男子汉，拘管着妇人就像那话儿生在妇人额角头上，唯恐人瞧见的。我见那不出闺门守着丈夫规矩的，也未尝都见得贞节。便在外面好胜，脚步儿勤出门的，也不见得都是淫奔。且喜得钱鹤举还是肯圆融妇人的，便由花二姐出去浪浪，他还着实帮衬。那晓得这妇人水性杨花，终是不着肉的。起初钱鹤举还手头容易，诸事勉强得来，便是本钱小，做事还勇猛，一多干几次，也有撞得着花二姐丢身子的时节。到了后来，渐渐挣持不住了。手头又不便当，扯长补短，终有些露筋露骨。做事又不勇猛，应些虚文就要装醉装睡。花二姐也吵闹了几次。

一日，钱鹤举大振夫纲，嚷道：“你说是我怕你，我只为两位年兄住在前面，恐怕闹起来不像模样，每事让你些儿。你若是欺上头来，我也是有血性的男子，那里耐得这许多！”花二姐泼天地的嚷道：“你这臭蛮子，耐咱不得，难道处置了咱不成？咱的眼里也看得多了，不怕你中了进士来摆布咱一家儿哩。”钱鹤举道：“你难道拦得住我不中进士么？”花二姐道：“咱晓得你买了关节，咱如今先和你拚个死活！”钱鹤举着急道：“你失心疯了，说这样胡话么！”遂跑了出来，花二姐还拖泥带水的骂个不了。老婆子道：“你跟了他，料没有甚么出息的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咱们就拿这个禁头，发觉他罢了！”

不料钱鹤举有心，他便跑出来，还怕花二姐说闲话，遂倚着屏门口儿，听那婆子说得利害，吓得舌头伸了出来也缩不进去。忙忙的向邬云汉计较，邬云汉跌脚道：“你也不老成，像是枕席上露出些风声了。这件事若发觉出来抗人不浅哩。”钱鹤举慌道：“你还为我出个主意。”邬云汉道：“这样离心离德的妇人，便在你身边，终久有祸的，况又不是拆不开的结发夫妻，你离了他便罢。”钱鹤举见他说得有理，便要央邬云汉为他决绝了这冤孽。邬云汉忙叫请花家的汉子出来，说道：“敝年兄娶你的令爱，费了些银钱，原是寻快活的。不料你们令爱终日吵闹，却没一些恩情，敝年兄的意思也冷了。倒是学生出个愚主意，劝敝年兄离了这段亲，曲全你的令爱。敝年兄还不肯，道是费了若干钱钞，怎么丢在东洋大海，一些也不见情？是学生再三劝解，他才依了。你的意下如何？”花家汉子道：“咱做不得主，待与敝房商议妥了，来回复你老人家。”汉子便一五一十的对婆子说了。婆子骂道：“你真是个浪亡八羔子了，娶也由你，退也由你，咱们家里是个娼妓么？赔了酒饭茶水，养着他两口儿，咱在锅底下，累得七死八活的。莫讲别的，就是咱们从来身上不用着水，偏这蛮子说爱干净，每晚上并早晨的脚汤水，也不知费咱们多少的柴火。咱的女儿难道那些不如人？赔他睡了三四个月，便白白的由他退了亲不成？你这亡八

羔子，一句话儿也对答不出来么！你对他说，若要退亲，送咱一千两买命钱，不然叫他们都是死哩！”正是：

携将覆雨颠云手，断送求科取第人。

话说钱鹤举听得，无明火直冒，按捺不住，便骂道：“老娼根，老淫归！你说手段狠么，我便拚了这举人，同你做一场！”邬云汉也帮着骂道：“你要一千两银子，何不多养几个女儿，做粉头赚钱么？”婆子直骂了出来，披着头发在厅上打了一阵滚。胡有容只得劝了邬云汉、钱鹤举出来。

婆子见厅上没人采他，也不打滚，也不哭了，叫汉子拿个包头来，他扎了头，道：“你跟我到巡城御史那边去出首。”才出得门，刚刚的撞着巡城金御史喝了道来。婆子喊道：“爷爷，出首买关节的！”这御史忙叫锁了，回到衙门里来，审问道：“你这婆子，不顾死活，喊我马头，你出首甚么人？快讲上来！”婆子道：“是一伙福建举人，带了几万银子来买进士的。”御史喝道：“不是你切己事，你为何来出首？”婆子道：“是关系妇人一家儿性命的。”便诉出女儿嫁与钱鹤举，钱鹤举在李通政那里买关节一番话。御史又喝道：“这通关节是密事，你老婆子怎得知？明明是诬陷了，俺金铁面是不循情的，快取刑罚过来！”老婆子慌了，道：“妇人不是诬陷他，是钱举人亲口在床上对女儿说的。”御史想一想，道：“你这老婆子又拿不着他字眼，怎么由得你信口儿一偏之辞么？”婆子道：“现在同来的邬举人，是通政司的表弟，字眼都是他拿着。”御史当堂差人叫密拿钱、邬两个举人，并花氏一同来审。这场天大的祸事虽是花家负心，却是钱鹤举自家好淫讨出来的。但不知为了这件事，还是葬送了性命，还是有个救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《经》云：“革囊贮秽。”此语令人想不得。俗云：“水性杨花。”此语令人下手不得。诗云：“最毒妇人心。”此语令人护短不得。如花二姐辈，不知世界上坑陷了多少乖巧伶俐汉子，不止一钱鹤举作榜样也。看过钱鹤举榜样，大众定醒然、觉然，始知世界上坑陷乖巧伶俐汉子者，皆花二姐辈。

又评曰：

看小说图燥脾，这回却都是扫兴说话。余又附会为扫兴说话，不几抹杀古古今今、佳人才子之一个“情”字乎？不知我谐道人亦是个情种。但两人相合谓之情，一人独痴不可谓之情。谐道人还是独痴，尚算不得情种，故敢附会其为扫兴说话。

第六回 冯都宪报友除奸

黄蜂尾上针尖刺，无端惹着浑难避。受毒倩谁拿，当初悔爱花。 摘花想连理，手动黄蜂起。花下死还荣，何期花薄情。右（上）调《菩萨蛮》

话说金御史差人秘密的到花家去，就像鹰拿燕捉的一般，把那邬云汉、钱鹤举并花氏都解了来。只见花家婆子也跪在一边，邬云汉、钱鹤举两个恃了举人，上来挺撞道：“举人不曾犯法，便犯了法，也待奉过旨才好拿问，怎么胡乱就锁解了来？难道朝廷待士是没有礼法的么？”金御史大怒道：“朝廷待你们有礼法，便容你们买进士么？会试不远，正奉旨要拿那等营谋钻刺的，你敢是要来寻死！”邬云汉两个辩道：“那见得我们买进士？一些凭据也没有，捕风投影，就要害人。”金御史气得脸都失了色，身子直立起来，道：“你赖说没凭据，那老婆子现口供出通政司来。俺也不同你辩论，待奏过朝廷，不怕你抵赖。”忙叫差人一齐收了禁。

邬云汉两个还气愤愤的，一路嚷道：“为了家务事，拿这样大题目害我们，问官也不分个皂白，一味糊涂任性，少不得击了鸣冤鼓，大家不得开交。”金御史都听得了。他初意原不过是拘来问一问，要保全这两个举人。当不起他们两个言语挺撞得忒狠，全没些婉转求他的意思。那金御史又是山西人，性子极暴躁的，发了兵倒收不得阵脚，意思要动本。他又道是碍了通政司，只得会同了冯都宪，然后好出本的。正是：

福祸本相倚，吉凶在转关。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攒。

话说胡有容见拿了他们，双恐牵累自家，忙到御史衙门前探问。只听得邬云汉一班都收了禁，自家才脱了干系。又听得他要会同都察院上本，连忙到都察院衙门前来讨消息。只见衙门里走出一个带方巾、穿绿直缀的相公来，前边又有人喊道：“快立起身来！”那衙役们都纷纷立在两旁。胡有容是近觑眼，看不明白，倒是跟的家人说道：“那是我们福建的林爷，怎么打从里面出来？”胡有容赶上前去，认了一认，叫道：“林先生，几时到京的？”林孝廉道：“来此一月多了。”胡有容便一路跟到林孝廉的下处去。正是：

若遇祸危逢吉曜，任他凶极不遭凶。

时流莫漫轻前辈，大海浮萍有处逢。

你道林孝廉怎么同都察院相与的？原来是送那扬州的妾到京，冯之篆见了叶户部的书，知道为他买了妾，忙忙打发轿子，把这个妾接到衙里去。林孝廉不得已，也投一个手本，迟了几日，不见打发人出来谢一谢。林孝廉对沈天孙道：“我还指望会会当事，好周全那蔡老夫妇同女儿做一处，看这样不揪不采的光景，也则索罢了。”

那晓得冯之篆不来照管却有个缘故。他的结发夫人姓阎，是天下第一个吃醋的妇人。另的妇人还吃真醋，他却吃的是极没有紧的寡醋，真是顶冠、不束带的活阎王。只那阎氏是个大家，他的胞兄叫阎奎光，现在朝中做礼部侍郎。

冯之鉉却是未发达的时节娶的，阎氏也曾共过甘苦，冯之鉉倒还伏手伏脚，极尽夫道的。可怜做秀才的人，终年穿的、吃的、用度的，都是坐热了板凳、磨易了唇皮，弄来的馆谷。除了自己读些书，又教学生读些书，辛辛苦苦的宿在馆中，再那里有闲工夫去看好女人，闲钱钞去嫖好娼妓么？过了几时才到家中宿一夜看着黄脸婆子就是活观音，可经得一些奉承不到，妇人家作怪起来，拿班不肯上床去睡。便睡了，连着衣服，不肯和男人干事。那男人家急张急致，像饿虎一般，只得跑到踏板上下跪，扯着颈皮儿杀鸡，千般的陪不是，又叫“下次不敢了。”那妇人才容他同睡。可见穷秀才没有一个不怕老婆就是这缘故。怪不得冯之鉉兢兢守法，他起初还是尽礼，后来便酿成了怕局。一个怕老婆的名声出了，任凭怎么振作起来，也挽回不得。及至冯之鉉中后，家私渐渐好了，外面也有人奉承他了，眼界未免广了些，那胆子也未免大了些。或者出去，看见几个好妇人，陪酒遇着几个名妓，回家就要卖弄赞叹。那阎氏耳朵里，那容得这样没理的话，不是掷破碗盏，就是扯碎巾服，连茶饭都不肯吃，假推害病，只等冯之鉉去陪礼才罢。到得京中去做官，忙个不了，整整的做了十余年，才得做到都察院。亲友们见他没有儿子，都劝他娶妾，他也晓得无后是不孝，又不敢在夫人面前开口。正是：

鸚鵡前头还须缩舌，虎狼同室那好撻锋。

话说有一日，是阎奎光纳妾，众人都为他暖房。冯之鉉也在那边吃了酒回来，不觉对着夫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别人有儿子的还娶妾作乐，偏我这等命苦，这也是他前世里修得好贤慧大夫人。”阎氏晓得了，大怒道：“我那不成人的哥子，好样不学，做这等败坏风俗的事来，教得我这老贼也要学样了。”走到房里去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要养儿子，当初便不该娶我，既娶了我，你命里原不该有儿子，埋怨那个？总是我活在世间一日，决不肯看见你同别人快活的。”想了一想，又哭道：“我是个老灰物，待我先死了，好让你娶个养儿子的，省得我在这里做你的眼中钉。”心里就想着上吊，便去关上房门，拿条汗巾在手里，爬上桌子去，要把那汗巾搭在梁上。外边的婆娘丫头，见他关上房门，恐怕他寻死，都在窗眼里偷看。众人道：“他平日也恶得勾了，等他吊得半死半活的，我们才去救。”只见他立在桌子上，把汗巾往梁上丢。阎氏却看见两只白手来接他的汗巾，吓得直跌下桌子来。众人才推进房门去扶他，只见眼睛往上翻，口里吐着白沫。

冯之鉉闻得喧嚷，跑了进来，见他这个模样，忙叫快拿滚汤来灌。灌了几口，阎氏醒转来了，众人扛他在床上去睡，却不晓得甚么缘故。冯之鉉再三的问婆娘丫头，都道他上吊，不知怎么跌下来。冯之鉉道：“是遇着鬼了。”便叫许多道士来镇宅禳星。正是：

寄语闺中人，性命难儿戏。

有朝遇神鬼，到头何处避？

话说阎氏一病，就害了两个月，也不能勾起床。这也是他作了孽，弄得鬼病缠身。你道妇人动不动就拿一个死来吓男子汉，却不知吊死鬼是惹不得的。他的游魂不散，遇着妇人一起了斜念，便跟着不放。时常有妇人假要上吊，往往弄假成真的死了。那阎氏也不过是要吓一吓冯之鉞，不许他娶妾的意思。那晓得当真有个吊杀鬼来接他的汗巾。丈夫倒不曾被他吓得成，自家倒吓个臭死了。

那阎奎光晓得妹子为他娶妾，冯之猥回家去，气恼成病的，也不敢上门来问病。见他病久了，只得往冯之鉞家来。走到床面前，问道：“妹子，可好些么？”阎氏道：“亏你心肠放得落，不来看我一看。你娶的好妾，自家现世罢了，拉我的老贼去学样，气出我一身病来。”说罢，把面孔朝到里床去。阎奎光要宽慰他，假意儿向冯之鉞说道：“老妹丈，你不晓得小弟娶妾后的苦状哩！”冯之鉞道：“极快活的事，怎么苦起来？”阎奎光道：“小弟未娶妾的时节，敝房同我一心一意。将饿了，便叫捧饭来，那嘎菜都是绝入口的。将冷了，便叫取衣服来，那衣服都是薰得喷香的。有时我吃醉了，他必定伺候我醒来，又泡上极浓的茶伺候我吃。件件事他都经心，不待我吩咐的。自从娶妾之后，便由我饿杀，由我冻杀，一个也不揪采。若对敝房说，敝房嗔道：‘你有心爱的照管，再不要向我开口。’若向小妾说，小妾又推道：‘我若效些殷勤，大奶奶又道我是假疼热，会哄汉子的。’小弟竟做了大海里的浮萍，两边没有着落，倒不如依旧守着敝房，还自在受用些。”

阎氏听得入耳，翻转身子，指着丈夫道：“你这老贼听一听，我只道是甜枣儿，好吃的，原来也有尝着苦味儿的日子，这难道不是现世报么？”不料外面传进叶户部的书来，看了一眼，晓得是叶户部的同乡林孝廉送了妾来的。他又唯恐夫人得知，添上了病，只得悄悄的吩咐，把妾抬进来，安顿在家人的婆娘房里。

不意阎夫人病势危笃，就死了。他为买材殡殓的事忙了几日，没有心绪同妾做亲，便不曾照管得林孝廉。过了一七，才叫妾进来。他一见了这少年美貌女子，袅袅娜娜的磕下头去，他的魂已掉了。睡了几夜，才晓得人间有这一种温柔的乐境，几乎被那又丑又狠的老婆子误了一生，心里着实感激他的门生，又感激那林孝廉。忙请了林孝廉来相会，极口儿谢他，又请他来吃酒。看官，你想那胡有容看见林孝廉打从都察院衙里出来，就是请酒的这一日了。正是：

请得宾来伴主，还须主去迎宾。

话说胡有容到得林孝廉寓中，又同沈天孙作了揖，问了姓名，立起身来，对着林孝廉道：“小弟有一句说话动问。”便拉在旁边讲道：“都宪公与先生还是甚么相交？”林孝廉道：“是近日才认得的。”胡有容道：“先生与他可相与得密？”林孝廉道：“也极蒙他的见爱。”胡有容便将钱鹤举娶妾的来历，并金御史要都察院上本的事情，述了一遍，哀求道：“先生可推同乡的情分，在都宪公面前保全得无事，便是大德了。”林孝廉惊讶道：“小弟不晓得贵年兄遭这样奇祸，但如今夜了，不便进去，待明早去求他。若是小弟力量上做得来，再没有不尽心的。莫说是一向相与，就是同乡情上，台兄不来叮嘱，小弟若闻得此事，少不得暗地里也要相为的。”胡有容道：“恐怕他们明早就要动本，先生今夜可得进去么？”林孝廉道：“若是这等，待小弟就去。台兄在敝寓略坐一坐，即当报命。”

林孝廉出得门来，且喜与都察院衙门相近。管门的见是林爷，与本官相好的，传事吏忙进去禀了，冯之鉉就叫快请进来。见了林孝廉，问道：“兄有何事见教？”林孝廉婉婉曲曲的分别钱鹤举、邬云汉的冤枉，极口道那花家的恶处。冯之鉉作难道：“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我们若不举发，被别的官风闻入奏，只怕皇上倒要搜求我们，道是一例隐匿奸弊了。兄若不信，本稿儿现在这里。”便取出来与林孝廉看。林孝廉一看，见本上又牵累着同乡的李通政，他再四恳求，冯之鉉才转口道：“我听得金御史说那两个举人，载了数万金来。我如今依了兄说，保全他们性命，那银子却不能勾带回去了。”林孝廉道：“待晚生去叫他来图报。”冯之鉉道：“兄这等看来，把学生做利徒待了。学生只为无以奉报，聊藉此以助兄客中。他若是不肯，兄便不要管他这事。”林孝廉道：“只要老先生应允了，晚生自然沾惠。”冯之鉉道：“你把我这本稿儿，就送与他看，不怕他不送兄一万银子。”林孝廉取了，笼在袖中，才告辞出来。

回到下处，却见沈天孙陪着胡有容在那里吃夜饭。胡有容看见林孝廉，把饭碗丢了，忙问道：“可有生机么？”林孝廉道：“小弟包他们没事。”就把那本稿子递与胡有容。胡有容忙心接了，把那本稿移在灯下，眼睛却靠着纸上，再也看不出一个字来。沈天孙笑道：“拿到了。”胡有容才换了转来，看到利害头上，只管摇头，口中道：“他两个性命罢了。”林孝廉道：“包你没妨事。”却不说出要索谢的话来。胡有容道：“先生是个长者，决不欺我的，待他们亲来拜谢，小弟要通一个信息进去，好使他们放心。”就别了林孝廉。正是：

冥冥积功德，巍巍科第来。

话说李通政得知了邬云汉两个下狱的消息，知道自家也带累在里面，要去

打点。晓得金御史同着冯都宪这两个是极难讲话的，只得密密的差人，叫了花家汉子来，许他三百两银子，要他的婆娘当堂赖了。争奈花家汉子还异常作难，将近许到四百两的数目，只见有个人悄悄的向李通政耳边说道：“金老爷重新提出那班人来审，不是昨日的光景，像要动刑罚拶那老婆子哩。爷不要把银子送与这光棍。”李通政反过脸来道：“你这京棍要骗我么？”喝叫左右拿下：“送到知县那里，与我着实拷打！”众人忙把花家汉子锁了去了。

你道金御史为何这样用情？就是那冯之鉉吩咐过了，道是“会试是件大事，坏了一两个举人不打紧，恐引起京里光棍的诈端。诈端开了，将来有许多无辜要受累，许多仇敌要报复。我们为甚做这个恶人？”又把钱鹤举的原由说了。金御史意中原没有诚心要处邬云汉两个，因他们言语激烈，只得要下辣手。听得冯都宪这一番话，他也要大家做好人，回去就带这一干人审问。邬云汉两个见胡有容寄进信来，知道没事，便俯首阶下不去唐突他。那金御史叫上花家婆子，一顿发挥道：“你这老婆子，拿女儿骗了钱举人的银子，如今又要害他性命。省城中那里容得你这骗人的老泼妇？快替我拶起来！”把个花家婆子拶得像杀猪一般的叫。又叫花二姐上来，道：“你这妇人，既做了他的妾，便该望他中进士，你也受些风光。为何把钱举人无心的闲话，你就要老婆子来出首，做一个害人的把柄？莫说你恩情一些也没得，怎亏你忍心下这样毒计。我晓得你毕竟有了奸夫，要离开钱举人的意思。我如今也拶起你来，不怕你不招！”可怜那花二姐笋尖一般的手，拶得满地打滚。

那邬云汉、钱鹤举见金御史这等明白，把他们心中说不出的话都代他说出来，好不断得畅快，好不处得痛快，只管点头，只管称谢。金御史道：“钱举人，你心中可还要留花氏么？”倒是邬云汉替他回道：“这样泼妇，可还有再放在身边的理？”钱鹤举摇兴道：“我断不要他的，我断不要他的！”金御史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替你断离了罢！”随即做了招词，问了罪，又讨保才放。邬云汉、钱鹤举上去谢了。金御史道：“学生是从公断论，没有私心的。只是你们也该去谢一谢都宪公。”打了一恭，便退堂进去。

胡有容在衙门外接着道：“恭喜，没事了。小弟已替兄另搬了下处，就近在林孝廉边。”三个才讲讲说说的到了下处，胡有容才拿出那都宪的本稿来，道：“着实亏了林扶老，不然，年兄们的性命也难保哩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怪道金御史叫我们去谢都宪，原来这情节都是都宪转达的。”胡有容道：“都宪又不是你的亲故，又不是你的朋友，因甚为你？这个人情都做在林扶老身上的，你们该谢他。”

只见林孝廉同着沈天孙踱了进来，慰问了一番，他们着实感谢。林孝廉就像一毫不曾出力的，毫没有居功的意思。只见家人报道：“李老爷来了！”林

孝廉同沈天孙要回避，邬云汉道：“就是家表兄，不消避得。”李通政进来作了揖，埋怨邬云汉道：“表弟，你也不老成，几乎弄出天大的事来！”邬云汉道：“这不关我事，是钱年兄带累出来的。”胡有容道：“事体也过了，不必提他。但老亲翁也该谢一谢林先生。”李通政却不晓得，胡有容就把都宪相为的话述了一遍。李通政谢罢了，说道：“那花家真是一门万恶，小弟要解这个事，只得叫花家的汉子来，许了他四百两银子，要他婆子当堂不要供出来，他还作难不肯。后来听见金御史把他婆子处了，小弟随即拿他，送到知县那边去，责了四十板，如今现枷在县门前哩！”邬云汉三个拍掌笑道：“痛快，痛快！”林孝廉道：“穷寇莫追，将就方便了他罢！”李通政道：“这个领教。”众人才分头散了。正是：

枕边杀人，不持寸铁。

一番回首，一番惊悸。

话说胡有容取笑钱鹤举道：“年兄，你见了撈那如嫂，可不肉痛么！”钱鹤举道：“恨不得咬落他一块肉下来哩。”胡有容道：“我想这一撈，连你如嫂尿头都撈出来，比你小龙儿吸出来的水还多哩。”钱鹤举道：“你不要把我气受了。”邬云汉在那边沉吟道：“毕竟是前辈。”胡有容道：“你口里捣甚么鬼？”邬云汉道：“我想那林扶老毕竟是前辈，我们少年人举止张狂，口嘴轻薄，怎学得他来？”胡有容道：“你们前番每日拿他做笑话，当了面还奚落他。像他前日不避辛苦，就如自家的事，若央你们去做，还不知怎么夸功索谢哩。”邬云汉道：“我从此再不奚落人了。”钱鹤举道：“小弟本心还是好的，只是这一张嘴最轻薄，也是我终身的毛病。”胡有容道：“你的毛病多哩！第一件是要看妇人，看了妇人，美的丑的就要形容。你想想，每人都有老婆的，设如你的老婆被人看了去，又形容了，你可要恼的。莫说你讨口头上的便宜，没甚罪过，如今撞着了这样狠如嫂，都是报应。”钱鹤举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下次再不去看妇人，再不去形容妇人的美丑了。”胡有容道：“这又忒道学。难道天生我们这两只眼睛，见了妇人反闭上去？只是我们不要存一点淫心，就如浮云过太虚的一般，便任你看妇人也不妨的。”邬云汉道：“你只为生了两只近觑眼，看不见妇人，若看见了，还不知怎么去盘算哩。像去年见了仇七妈，就如闻见了羊肉香的，只管沾上来献假殷勤，故意儿来送茶。你道我是呆子，不曾看破你么？我恐怕说出来，你不好看相。”胡有容才住了嘴。

自此三个倒关了门，认真的读书了。只是我半日讲的，都是旁枝旁叶，不曾归到本根上来。□□沈举人的父亲见儿子没有音信回去，便□□□□。陆信的女儿当真的花园诵经，了得他的□□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谐道人评曰：

京城娶妾，妾之诸姑姊妹皆浓妆艳饰，诱动其夫，夫堕计中，则转倩妾为马泊。妾稍见夫财匮力弱，即轮流进命合攻，云送他上乡也。一人而当众敌国，未有不奄然长逝者。险哉，哀哉！钱鹤举尚留得性命回家吃荔枝，亦大幸矣！缙绅大夫之惧内，皆由穷秀才时酿起。然则做穷秀才者，将何术以清其源耶？中间更叙娶妾苦状，作者有（下缺）